「子夏易傳」考辨

陳　鴻　森

一、問題之提出
二、子夏易傳作者之諸家異說
三、「子夏易傳」與「韓氏易傳」
四、韓氏易之授受
五、唐時傳本子夏傳僞託說辨誣
六、宋代所傳僞子夏傳考
七、清世以來諸家輯本之得失
八、結　語

一、問題之提出

宋儒洪邁容齋續筆卷十四云：

>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1]

洪氏謂「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此後世固不無異論，[2] 然其申明子夏傳經之功，則

---

1. 容齋續筆卷十四「子夏經學」條，商務人人文庫本頁一三九。按：此所引徐防語，見後漢書徐防本傳。
2. 日本學者瀧川龜太郎氏史記會注考證云：

> 子夏有功於聖學，洪說略盡之矣。唯至其曰弟子唯子夏有書，則不然。史曾參傳云：「孔子以爲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又云：「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撰」、「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其餘尚多，不獨子夏也。（六七／頁三〇）

即其例也。

前儒頗許之爲能「得其要」。[3] 子夏傳經之說，歷來輾轉相承，固已深著人心，清儒盧文弨云：「聖門之傳經，多出於子夏。經十有三，而不由子夏氏之門所傳授者，蓋僅二、三而已」，[4] 卽其例也。惟此則馬、班二史所未言者，其是否盡爲史實，居今論之，自猶有可商者焉。[5]

上引洪氏之文，其言子夏「於易則有傳」者，自指子夏易傳（下文或省稱爲子夏傳）而言；實則此書是否果出孔門卜子夏，前儒異說紛紜，未必卽如洪氏所言者然；而疑之者，其於此書之作者，亦言人人殊，前後凡有馯臂子弓、丁寬、韓嬰、韓商、杜鄴、鄧彭祖諸說，迄無定論。今之治易學史者，於此每苦無所定從；[6] 近年日本學者伊東倫厚氏則爲文力主其爲韓商所作，[7] 然夷考其實，此說實未可必。本文擬就子夏易傳一書之作者及其名義更加探討；此外，如四庫提要所言者：「說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僞中生僞，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書」，[8] 是此書曾先後迭經僞造依託；然前儒於此之所論者，亦未盡得其實，乃至因誤認撰人而反以眞爲僞，承譌相沿，幾至積非成是；而此前後諸本子夏易傳之分際，前儒亦未更加別白，因之，

---

3. 如清儒朱彝尊卽謂：「洪氏申明子夏傳經之功，可謂得其要矣。」（見經義考，四部備要本五／頁二）；餘如皮錫瑞經學歷史、馬宗霍氏中國經學史等並稱引洪氏此說以立論。
4. 見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抱經堂文集卷三，四部叢刊初編本頁三一；又清人左暄三餘偶筆九「子夏經學」條亦引洪氏之說，更益以「劉子駿以爾雅問楊子雲，答曰：『聖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也』，亦可爲子夏經學之證」（嘉慶十六年玉巖堂刊本九／頁三）。
5. 如洪氏所言之「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清儒段玉裁「古喪服經傳無『子夏傳』三字說」一文嘗辨之：經典釋文、唐石經初刻皆云「喪服經傳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賈公彥疏單行本標題亦云「喪服第十一」，無「子夏傳」三字。今各本皆作「喪服第十一子夏傳」，非古也，蓋淺人增此三字，因刪去上文「經傳」二字耳。賈疏曰：「『傳曰』者，不知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下略）」玩賈氏此語，知賈氏作疏時，古經未嘗有此三字，賈氏因人言而傅會之。（中略）自唐石經改刻增竄，遂使古人意必之辭，成牢不可破之論矣。（段氏經韵樓集二／頁一六）
又子夏作詩序，此亦後來經師皮傅之說，別有專文考辨，茲不詳論。至鄭玄謂論語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說亦未可遽信。蓋此在鄭玄以前諸儒已不能指實其爲何人所纂，如何晏論語集解序引劉向別錄云：「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王充論衡正說篇：「夫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等，並其例也。惟論語中既已記及七十子之從學者，是則又不僅出於七十子之疇也，故班固謂「弟子各有所記，門人輯而論纂」；要之，必指實爲子夏等所撰定，則深以爲疑。
6. 如高懷民氏兩漢易學史（一九七〇年，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刊，頁二三～二八）、日本學者鈴木由次郎氏漢易研究（增訂本，一九六〇年，明德出版社印行，頁四五）。
7. 「子夏易傳名義考」，刊於中國哲學第十號（北海道中國哲學會編）頁四一～四四。
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藝文印書館景本一／頁三。

清世以來，輯佚諸家於此前後所出之子夏易傳，類皆雜然並收，無所甄別，迄今之論此學者，仍因循不已；[9] 今於此諸端亦各加尋繹，期能稍理其棼。

二、子夏易傳作者之諸家異說

班固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著錄易類凡「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本注：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衞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

雜災異三十五篇

神輸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五鹿充宗略說三篇

京氏段嘉十二篇

9. 國內易學者徐芹庭君撰有周易子夏學導論（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創刊號，一九七二年，頁二一一～二一八）及子夏易闡微（收於氏著兩漢十六家易注闡微頁八二～一〇五，一九七五年，五洲出版社印行），即其例也。按：此二文頗多妄謬之談，觸處牴牾，今但隨文或略於注中發之，餘不悉加駁辨。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10]

此十三家之中，並無子夏易傳之目；而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出子夏易傳三卷，其下注云：

卜商字子夏，衞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11]

據此，是劉歆以子夏易傳爲韓嬰之書，[12] 晉代荀勗中經簿錄則以爲丁寬所作，[13]

---

10. 漢書卷三十，中華書局校點本頁一七〇三。
按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於「丁氏八篇」下云：「以上自周氏至此凡七家，皆蒙上『易傳』二字爲文。」森按：姚氏謂諸如「韓氏」、「丁氏」等，並蒙上而省「易傳」二字，其全稱當爲「易傳韓氏二篇」、「易傳丁氏八篇」。其說是也；惟姚氏謂自周氏至丁氏等七家如此，則有未然，今考初學記卷二十一引劉向別錄云：「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云云，又曰：「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云云（太平御覽卷六〇六亦引此文），可知古五子、淮南道訓二書並「易傳」之屬，亦蒙上而省也。近時陳國慶氏纂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一九八二年，中華書局印行，臺北木鐸出版社有景本）亦引姚氏此說而未加辨正，蓋皆失考也。
又；今本漢書藝文志所出易家篇數，與班氏所記之「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不合，今人顧實氏漢書藝文志講疏嘗爲之解，然其說恐強爲斡旋耳。蓋今本所著錄者往往與班氏之記數有出入，固不止易家如此，楊樹達氏漢書管窺云：「凡數多不合，蓋因傳寫訛奪致然，不可詳校」，其說近是。森按：今本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師古注：「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然西漢十翼不在「經」之列，此「易經十二篇」之「十」字，疑係後籍所衍，或後儒據晚本臆改。考漢志所載周氏、服氏、楊氏、蔡公、韓氏、王氏、淮南道訓等易傳，及施、孟、梁丘章句並二篇耳。不應「經」十二篇，而其「傳」與「章句」乃反止二篇而已；汲冢所出書，有「易經二篇」，云「與周易上下經同」，是亦但經二篇耳；近年馬王堆所出帛書易經亦然，且漢初十翼似猶未完全確立。是十翼之列於「經」，當係後起。無從質正，今記此俟考。

11. 抱經堂本一／頁九，惟「卜商」字此本誤作「十商」，今改正。

12. 按七略乃出劉歆，而劉向之書爲別錄，惟唐儒於此已多混淆；今考漢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中略）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似初無「別錄」之名。梁阮孝緒七錄序言：「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旨歸，辨其訛謬，隨意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別錄之名，今文獻可考者，蓋始見於此；據阮氏之說，是「別錄」者，不過是將所校而附載於各書之序錄，別又彙集爲書，因以名之耳。又：漢書劉歆傳云：向死後，「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中略）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知歆繼父業典校羣籍，始種別之而爲七略；然則，七略雖或不無沿自別錄者，然二書各別固較然甚明，隋志篇敍言：「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云云，是也；乃其史部「簿錄類」著錄「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既而又出「七略七卷，劉歆撰」，後儒因多紛說疑辭；今略述其端，下文於後儒或稱七略爲劉向書者，均不更加辨白。

13. 按：清人紀磊漢儒傳易源流云：「韓嬰謂（子夏傳）丁寬所作」（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頁一）；然釋文序錄明謂劉歆以子夏傳爲韓嬰作，荀勗云「丁寬所作」，文義分明，此紀氏誤記耳，非別有所據。劉承幹跋語，亟稱是書；實則此編所列，頗多舛誤，續修四庫提要斥其「蓋雜鈔經義考，不復原書檢照」，是也。

晉張璠以其或出荀爽子弓；[14] 陸德明此首題卜商，次引三家之說，是其雖主出孔門卜子夏，然猶不敢質；至隋書經籍志則逕題「魏文侯師卜子夏傳」，[15]並謂「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16] 蓋晉以後經師相傳，或以此書爲孔門卜子夏所撰，世習聞斯說，因之，唐代學者大抵皆以子夏易傳爲出自卜子夏，[17] 故唐玄宗開元七年三月六日曾下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中略）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劉知幾上奏，謂此書乃「後來假憑先哲」者，非果爲卜商之書；同時，司馬貞亦奏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眞本」云云，[18] 玄宗因於同年五月五日下詔：「前令帖易者停」。[19]

除上述四說而外，宋儒孫坦周易析蘊則以子夏傳爲漢代杜鄴字子夏者所作：

> 世有子夏易傳，以爲親得孔子之蘊，觀其辭略而不粹，間或取左氏春秋傳語證之。（中略）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疑始釋然。不然，班固序儒林，何以言易始於商瞿子木而遽遺卜商也哉？[20]

孫氏據班氏漢書儒林傳記先秦易學之傳承，不及卜子夏，且「其辭略而不粹」，因疑世所傳行之子夏易傳，非孔門卜商之書，而謂其係漢杜子夏之學。考漢代杜欽、杜鄴俱字子夏，孫氏此雖未確指其名，然據其「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之語，今檢漢書杜鄴傳記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食，鄴對策云：「（上略）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

---

14. 張璠，史籍無傳，釋文序錄易家著錄「張璠集解十二卷」，注：「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吳承仕氏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云：「張璠事迹無考，惟魏志三少帝紀，注云：『張璠，晉之令史，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史通曰：『荀悅張璠，丘明之黨』，是晉代文儒兼該經史者也。」（北平中國學院國學系叢書本，頁三三）
15. 隋書卷三十二，中華書局校點本頁九〇九。
16. 同上，頁九一二。
17. 如孔穎達正義云：「初卜商爲易傳，至西漢傳之」；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云：「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緜歷千古」，並其例也。
18. 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云：「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史記會注考證六七／頁二九）；司馬貞以爲史記不記子夏傳諸經事，乃但於其傳中空錄論語之文，因以責斥史遷之闕疏；今據其「序詩傳易」之語，知貞固以子夏本有「易傳」之作，與唐世習說合。其奏議亦但以當時所傳行者，「多非眞本」耳，二說並無歧互。
19. 見唐會要卷七十七，商務叢書集成初編本頁一四〇五～一四一〇。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亦載劉子玄「孝經、老子注、易傳議」及司馬貞奏議；並詳下。
20. 經義考五八／頁二引。

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云云，[21] 知其所謂之「杜子夏」當指杜鄴而言。[22] 是孫坦蓋以子夏易傳乃漢代杜鄴所爲。此又一說。

惟孫氏之說，程顥已不以爲然；[23] 宋儒趙汝楳亦疑其說，且別立異論，云：

> 孫坦疑子夏傳爲杜子夏之學，按杜欽、杜鄴與鄧彭祖、王商、萬章、禽慶皆字子夏；二杜於易未聞師授，孫氏之論，尚爲可疑。惟彭祖傳梁丘之學，如以子夏爲彭祖，猶有彷彿，以爲欽、鄴，則無所依據。[24]

趙氏此雖未深考孫氏所稱之「杜子夏」爲欽或鄴，然其以「二杜於易未聞師授」，因疑孫說殆有未然；而漢書儒林傳於梁丘賀傳下，述西漢梁丘易之傳承，嘗言「沛鄧彭祖子夏」傳其學，[25] 因據以疑子夏傳或出漢之鄧彭祖，此又一說也。

清世諸儒，於子夏易傳之作者，亦異說紛紜，各有所主。今歸約諸家之說如下：

以爲卜子夏之書者：吳騫、[26] 盧文弨、[27] 張澍、[28] 李道平。[29]

---

21. 漢書卷八十五／頁三四七六。
22. 前揭徐芹庭君二文，並謂孫坦「以爲杜子春所著」，且將所引文中之「夏」字，盡改爲「春」，殊謬。蓋但知漢有杜子春，而不知此所云者，乃指字子夏之杜鄴，因妄改之也。（業師張以仁教授批示：「徐君蓋襲張心澂僞書通考初版本之誤，而未檢照原書也。張書一九五七年修訂本此誤已改正，徐君未覺耳。」）
23. 程子云：「子夏易傳，雖非必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同註二十。
24. 經義考五／頁三引。
25. 漢書卷八十八／頁三六〇一。
26. 見子夏易傳釋存序，愚谷文存一／頁一～二。
    按：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三有「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一通，騫字槎客，盧序稱「子夏易傳義疏」，吳氏自序則題「子夏易傳釋存」，蓋一書之別名耳。其書未見，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云：「吳騫子夏易傳輯存二卷，最精審，未刊。」未悉今尚有傳本否。
27. 見吳槎客子夏易傳義疏序（抱經堂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頁三一～三二）。盧序云：「（前略）子夏爲人篤信謹守，其教門人小子，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入，故其於易也，一切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旨，每不輕言；其所訓釋，止於名物字義之間，蓋易非難知，其言明白顯著。（中略）後人之於易，往往窮高極深，怳忽不可爲象，而其流極且墮於玄虛，彼其視子夏之言，淡乎其無味也，固宜不知此正其篤信聖人，而猶是敎人不躐等之意也。」惟檢盧氏經典釋文考證，於序錄「子夏易傳三卷」下，云：「據陸引七略，知子夏易傳即韓嬰所撰，稱子夏者，或嬰之字，或後人誤加，劉向父子當必不誤，宜以七略所言爲正」，則以子夏傳爲韓嬰所撰，前後異說。今按：盧氏文集卷二有「重雕經典釋文緣起」一篇，其中有云：「書中是非及今所因革，以嘗所聞於師友者，別爲考證，附於當卷之後」云云，此文末繫「乾隆五十有六年」，是盧氏之釋文考證當成於乾隆五十六年以前；其「子夏易傳義疏序」，文集於題下注「乙卯」，當乾隆六十年。據此所考，則盧氏初以子夏易傳爲韓嬰所撰，其後殆即從吳槎客之說，而以之爲出孔門卜子夏。今以後出者爲定，故繫諸此。
28. 見「輯錄子夏易傳序」。按：吳氏有子夏易傳輯本，今收於二酉堂叢書第一册。
29. 見李氏周易集解纂疏。李氏於周易集解序：「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下，引孔子家語六本篇「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云云一節以實之。惟此或出疏家墨守之習，今權列之以備數。

以爲韓嬰之書者：臧庸、[30] 阮元、[31] 孫堂、[32] 張惠言、[33] 成瓘。[34]

以爲鄧彭祖之書者：崔應榴。[35]

以爲出自韓商者，宋翔鳳首發之。此於前儒諸說之外，又別立一說。宋氏過庭錄云：

> 漢儒林傳稱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則子家當爲六國時人，受子弓之易，傳於燕地。韓嬰之以易授人，自必有所傳，蓋出於子弓，故張璠稱子夏易傳或馯臂子弓所作；子弓之易，又五傳而至丁寬，故或以爲丁寬作。蓋嬰孫商爲博士，當亦爲詩博士；孝宣時，其後韓生始以易徵，待詔殿中，則韓氏之易至是始顯。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爲子夏傳也。[36]

綜上所述，是子夏易傳一書之作者，前後凡有卜商、馯臂子弓、丁寬、韓嬰、韓商、杜鄴、鄧彭祖等七說。

今案：此書釋文序錄雖題子夏易傳，此疑非其朔也。考文苑英華載司馬貞奏議：「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37] 疑漢世行本，此但題「易傳」

---

30. 見臧氏拜經日記：「子夏易傳」條（皇清經解一一七二／頁五～六）及子夏易傳序（見孫馮翼輯子夏易傳卷首）。
31. 見阮氏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序，序中稱子夏易傳爲「漢韓子夏傳」，知其蓋以是書爲韓嬰所撰。
    按：柯劭忞於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孫馮翼輯子夏易傳條下，云：「阮文達公作李富孫李氏集解賸義序，稱『韓子夏』，以子夏爲韓嬰之字，亦據臧氏說」（商務印書館印行，一九七二年，頁三）；然檢槐廬叢書本、芋園叢書本、經策通褒本李氏集解賸義，除槐廬本另有刋者朱記榮序外，三本皆但有盧文弨乾隆六十年序及李富孫乾隆五十五年自序，並無所謂阮序，阮說實見於孫堂所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序，柯劭忞蓋誤記也，徐芹庭君前揭二文並踵其誤。
32. 孫氏輯子夏易傳序，映雪草堂叢書本。
33. 易義別錄，皇清經解一二四七／頁一～二。
34. 簣園日札卷一「子夏易傳薛虞記考」，世界書局景本頁四八。
35. 吾亦廬稿，皇清經解一三二三／頁一。又馮登府十三經詁答問、李慈銘桃華聖解盦日記並同此說，原稿未及之，今補記於此。
36. 見「子夏易傳『子夏』爲韓嬰孫商之字」條，皇清經解續編四一一／頁八～九。
37. 文苑英華，明隆慶間閩中刋本七六六／頁一二。
    按：七志所引七略文，與陸德明所引者文字微異，此釋文引書例多節略或但括述其意故爾，非別有異文也（詳下文）。

耳。[38] 其後，學者失聞撰者，故於此書之撰人，因異說別出，此其紛端也。

荀勗中經簿錄以子夏易傳爲丁寬所作，張璠謂「或馯臂子弓所作」，二說今並無由考校所本。張惠言云：「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荀勗言丁寬亦非」；[39] 張氏此論，極爲明快，今稍詳其說。按荀勗以子夏傳爲丁寬所作，然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漢書儒林傳，並以丁寬乃受易於田何，屬商瞿一系，非出自卜子夏也；且漢志「丁氏八篇」下，班氏自注：「名寬，字子襄」，是知丁寬本不字子夏，然則「（易傳）丁氏」與「子夏易傳」本各別爲書，固灼然甚明。至張璠言「或馯臂子弓所作」者，所稱或說，蓋魏晉經師傳異之辭，本非確論。據史、漢所記易學之傳承，馯臂子弓固爲易學先師，然漢志不著錄其有「易傳」之書，[40] 且其

38. 按張舜徽氏廣校讐略卷二「作者姓字標題論」條，嘗論古說經之書稱氏皆出於時人之口，或題於後師之手。張氏云：「漢書中敍述經學流別最爲分明，每云繇是某書有某家之學。雖未明言誰定此名，要必自其書既行而名從之，以別於他家耳。」又，顏師古漢書注敍例曰：「漢書舊無注解。（中略）至典午中朝有臣瓚者，總集諸家音義，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張氏云：「臣瓚漢書集解音義爲卷數十，可謂專精，乃傳之未久，學者不能舉其氏姓。裴駰史記集解序已云：『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則劉宋時已無可考。此非注述者不自題姓字之明證乎？後人猶知其名瓚者，蓋得之於注中，而非識標題於書名之下也。大氐古書記注撰人姓字，或出乎時人之口，或題於後師之手也」。今考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義，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後漢書方術樊英傳：「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儒林牟長傳：「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此「子夏易傳」蓋原但題「易傳」，如荀爽之「易傳」、樊英之「易章句」、牟長之「尚書章句」之比也。班志之題「易傳某氏」者，各書原蓋亦但題「易傳」，劉班著錄之，乃記其氏姓以取別耳；按：尚書孔氏傳標題，孔穎達正義云：「以注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衆家」，斯其旨也。特漢世子夏易傳傳行甚微（說詳下文），後之傳習者失聞其實，故於此書之撰人遂不能確其爲誰氏所作也。黃彰健先生云：「此書如原題『子夏易傳』，則荀勗無言『丁寬所作』之理，張璠言『或馯臂子弓所作』，亦不可解」，其說是也。

39. 同註三十三。

40. 按郭沫若氏周易的構成時代（一九四〇年，孔德研究所叢刊之二；又，郭氏此書後改題周易之制作時代，收入氏著先秦學說述林頁二～二七，一九四五年，重慶東南出版社印行；又青銅時代頁六六～九四，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一書，謂今之易經爲馯臂子弓所作。郭說主要之論據，謂今爻辭中「中行」一詞凡五見，而此「中行」係指左傳所載之荀林父之事迹，荀林父於僖公二十八年「將中行」。郭氏因據以推斷易經之成，不得早於春秋中葉；又謂：「荀子本來是在秦以前論到周易的唯一的一個儒者」，而荀子書中，以子弓與仲尼相提並論，「這位子弓決不會是通泛的人物，子弓自然就是馯臂子弓」。今按：郭氏此說，頗嫌輕斷。今姑不論荀書中之「子弓」是否果即「馯臂子弓」（舊說或以爲即仲弓；或云即論語微子篇之朱張；或言即禮記之檀弓），然荀子之推尊子弓，並無以推見易經之必成於馯臂子弓；抑且，其比附爻辭之「中行」爲即春秋荀林父之「將中行」者，此啻異之懸想耳，當時陳夢家先生撰郭書書後，已駁議其非（見孔德研究所叢刊本周易的構成時代所附）。今考「中行」實二、五爻之稱（詳清儒成蓉鏡周易釋爻例），乃爻所居之位也。然則郭氏據此而推斷易經之成立當在春秋中葉之後者，其說自無可立。則其以易經出馯臂子弓之說，其謬更無待辨矣。

名臂字子弓，[41] 非字子夏；而其易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受自魯商瞿，漢書儒林傳則以子弓之易出魯橋庇，於商瞿爲再傳弟子，二說雖異，然其易學非自卜子夏出，固甚明也。[42] 據此，則以子夏易傳爲出馯臂子弓，蓋難憑信。

至以子夏易傳爲出杜鄴或鄧彭祖者，此固後儒臆測之說耳。主此二說者，原其意蓋疑世所傳行之子夏傳非果出孔門卜商，因各以意屬諸漢人之明習於易而字子夏者。孫坦以爲杜鄴所作，此但據漢書杜鄴傳中鄴嘗引明夷對策而比附之耳；然杜鄴之傳易，史志未嘗有一言及之者，今但據此立說，其理據自不免失之薄弱。而趙汝楳屬之鄧彭祖者，亦但以杜鄴不傳易，因別尋得漢世易學經師有鄧彭祖字子夏者，以爲視之孫說，「猶有彷彿」；惟鄧彭祖雖爲梁丘易經師，然漢志、儒林傳均不言其有「易傳」之作，馬國翰斥此二說並「懸空臆度」，[43] 恐自難辭也。清儒崔應榴雖亦主趙說，然亦別無所據足堅其說。

近世學者於此，則大抵於卜子夏、韓嬰、韓商三說，各是所是。馬宗霍氏據前引洪邁等之說，而云：「子夏居西河教授，故於諸經皆有發明。（中略），孔門高弟之學，其流被于後者，要以子夏、曾子爲最可溯。子夏博學於文，故兼六藝之傳；曾子約之以禮，故得一貫之統」，[44] 是仍以子夏傳爲出孔門卜子夏也。張心澂、[45] 徐芹庭二氏主韓嬰說；伊東倫厚氏則主韓商說。餘若顧實氏則於二韓疑不能決；[46] 日本易學名家鈴木由次郎氏則以子夏易傳蓋成於韓嬰以前治子夏易者之手，或雖由韓嬰所書，然與漢志所著錄之「韓氏（嬰）二篇」別爲一書，[47] 是仍依違於卜商、韓嬰之間；黃

41. 按「子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弘」，史記索隱以爲此史記誤文；清人張文虎則云：「弘，當作玄，玄卽肱字，名臂，故字子玄；諸書作弓者，同音假借」（並見史記會注考證六七／頁三九）；惟近人崔適論語足徵記則據穀梁、左氏所載春秋經文「黑肱」，公羊作「黑弓」，而以此「弓」字，「非弓矢之弓，乃股肱之肱」字之古文（北京大學排印本二／頁二）。

42.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弓）」，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並引「應劭云：子弓，是子夏門人」（史記會注考證六七／頁三九）。應氏之說與史、漢所載者異。應劭乃後漢末人（按：應劭當卒於東漢建安九年，說詳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此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他籍亦別無可徵者，今不取。

43. 見馬氏輯周易子夏傳序。

44. 馬氏中國經學史頁一四～一五，商務印書館印行。

45. 僞書通考（修訂本），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印本頁一二七。

46. 顧氏漢書藝文志講疏主韓嬰說（商務本頁一五），然其重考古今僞書考則用宋翔鳳之韓商說，而云：「蓋本嬰所傳，而其孫商成此書，故曰『子夏易傳』歟？」

47. 漢易研究（增訂本）頁四五。

雲眉氏則本清儒全祖望說，[48] 而以此書之作者無可確考；[49] 高懷民氏亦猶豫不決，而更望文附會。[50] 是知此訟迄今固猶未定讞而有待更爲重鞫也。

三、「子夏易傳」與「韓氏易傳」

漢書儒林傳云：「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51] 漢世之易學，由田何出；[52] 至漢興以前易學之傳承，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53]

然漢書儒林傳所記者，則與此略異：

>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54]

二史所記之漢世易學雖皆託始於孔門商瞿，其二、三傳則互易。[55] 此所傳述的

---

48. 全說見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子夏易傳跋尾」，以爲子夏傳作者「難以審定」，故存而不論（臺北華世出版社景本頁一〇二九～一〇三一）；又紀磊漢儒傳易源流亦云諸家「說者紛紜，疑不能定，故今亦闕之」。
49. 古今僞書考補證，一九三一年，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本頁一〇。
50. 高氏兩漢易學史云：「子夏易傳的作者，當爲漢人。漢人作此書託名子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相信子夏爲傳經之儒；另外一方面很可能是因爲子夏名商，與孔子傳易的弟子商瞿，姓名中同有一個『商』字而發生了混淆」，高氏因謂：「卜商」之「卜」字非姓，而爲「精於卜筮」之謂，孔門傳易之商瞿，「可能就是子夏，『商瞿』一名，只是因爲日久誤傳，多出一個『瞿』字」；或「因商瞿精於卜筮，人稱『卜商』，遂使漢人誤以爲卜子夏，因而有託名子夏的子夏易傳產生」；或「商瞿」乃二人名：「一名商，一名瞿」（頁二三～二八），其說荒誕不經，鄰於射覆。今不費辭駁議。
51. 漢書卷八十八／頁三五九七。
52. 史記儒林傳云：「自魯商瞿受易於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又漢書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中略）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53. 史記會注考證六七／頁三九～四〇。
54. 漢書卷八十八／頁三五九七。
55. 按經典釋文序錄、明朱睦㮮授經圖（商務人人文庫本頁三～五）、清萬斯同儒林宗派（四明叢書本一／頁四）、畢沅傳經表（式訓堂叢書本頁二）、焦袁喜儒林譜（叢書集成簡編本頁一）、紀磊漢儒傳易源流、曹元弼周易源流辨（見所著周易集解補釋頁二）等，並據漢書之說。郭沫若氏則云：「我看史記是較爲可信的。史記不用說是出於漢書之前，而由兩者所舉出的人名看來，史記是字上名下的古式，漢書是字下名上的新式，單據這層，兩種資料的時代性也就是判然了的。但是史記的馯臂子弘應該是經過後人的竄改，我想那原文當是『馯（姓）子弘（字）臂（名）』」，錄此存參。

易學傳承，是否盡爲史實，或不無疑義，[56] 然二史所述之易學傳承，並不及卜子夏固甚明也。

現存較早之載籍所記及子夏問易之逸話，其可考者有二，說苑敬愼篇記：

>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57]

又今本孔子家語執轡篇：

>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

---

56. 如近人崔適史記探源於上引仲尼弟子傳「商瞿，……少孔子二（森按：崔書誤作『三』）十九歲」下，謂其下文所記之易學傳承，乃「從漢書儒林傳竄入爾」（七／頁六），說雖無據，然其據此傳承之年代世次以疑其非實，則不無理致：

> 自商瞿至田何，尚止六傳，案瞿少孔子二十九歲，是生於魯昭公十九年，至漢高九年徙齊田氏關中，計三百二十六年，是師弟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師必年踰七十而傳經，弟子皆十餘歲而受業，乃能幾及，其可信耶？（八／頁一二）

再者，史記於諸經漢興以前之傳承，皆未能詳，獨於易學乃特記其授受世次，故崔氏因斥之：「此當出自雜說，專爲傳易諸儒而發，本不與五經諸師並稱」（八／頁一二）；抑且，孔門是否傳易，自今論之，本自未可必（參本田成之氏易は孔門の經に非ず，刋東亞研究六卷五號，又同氏作易年代考，刋支那學一卷二、三期；施崎氏孔子未嘗學易考，刋學術月刋一九六一年第八期；關於此問題，擬別爲文詳之，此不細論）。前引史記弟子傳記易之傳承，史遷於「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下，更云：「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遷父司馬談曾從楊何習易（見史記太史公自序），疑史記此所記之易學傳承，殆出自楊何（楊何爲田何之再傳弟子），蓋假憑孔門以售其學者也。近徐復觀氏西漢經學史亦以史、漢所記漢興以前易學之傳承非實（氏著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九二，一九八二年，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57. 說苑，漢魏叢書本一〇／頁二。

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中略）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獸生，齟齒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嘗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下略）」。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58]

說苑所記者，又見於今本孔子家語六本篇，[59]文字略有異同。此二則逸話，據鈴木由次郎氏所考，前者乃是雜揉淮南子人間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森按：當作「喟」，詳下）然而歎」一節，與荀子宥坐篇及淮南子道應篇「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一節，改造而爲仲尼與子夏言易之說；後者則是據大戴禮易本命篇「子曰夫易之生人」云云一節，及見於淮南子地形篇之逸話，雜揉而爲子夏與仲尼言易之問答；[60]此二則逸話所述者，固難卽以爲實有其事也。清人張澍輯錄子夏易傳序云：「嘗案家語云：『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知卜氏子好精義不讓商子木也」，[61]實則家語六本篇此節文字稍繁，然其語反不若說苑之連屬通貫也，清儒孫志祖故謂家語此節「襲說苑敬愼篇」。[62]要之，此逸話之原型，淮南子人間篇但作：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喟（今本作憤，此從王念孫校改）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本下有「以」字，從王校刪）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本下有「戶」字，從王校

58. 臺灣中華書局影宋蜀本孔子家語六／頁七～九。
59. 同上四／頁四。
60. 鈴木由次郎氏漢易研究頁四七。
61. 二酉堂道光元年刊本子夏易傳頁二。
62. 家語疏證二／頁一一。

刪），不可不察。」[63]

子夏初無與其間也。退一步而言，卽以此二則逸話所述者爲確有其事，然此並不足以爲子夏嘗爲易傳之驗；卜子夏爲易傳之說，非僅先秦、西漢之載籍絕無可徵者，卽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之述卜商，亦但言其「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云云，[64]更無言其爲易傳之說；本文首節引容齋續筆所引之徐防疏，亦但言詩、書、禮、樂，而不及易。據此，可知卜子夏傳易或爲易傳，此不過後儒附會傳譌之說耳。馬宗霍氏雖以子夏易傳爲出卜子夏，然並無有可實其說者，是則此說亦難憑信也。

以子夏易傳爲漢代韓嬰所作者，此清儒臧庸論之最詳：

> 考校是非，大較以最初者爲主，雖千百世之下，可定也；七略，劉子駿作，班孟堅據之以撰藝文志；七略既云是「漢興子夏韓氏嬰傳」，便可知非孔子弟子卜子夏矣；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此尤爲韓嬰作易傳之明證。嬰爲幼孩，故名嬰，字子夏，夏，大也。漢志：「易傳韓氏二篇，名嬰」，與劉略合；但孟堅於志、傳皆只書其名而不載其字，所以滋後人之疑，王儉、陸德明所引七略，可補班書所未備。其卷數多寡，第因分幷殘缺之由，不足憑，故漢志二卷，梁分六卷，至釋文三卷，隋、唐志二卷，又漸爲殘亡之徵也。[65]

臧氏此據漢書儒林傳及班氏藝文志所從出之劉歆七略，以斷子夏易傳爲韓嬰所作，其說可謂信而有徵；惟臧氏此云：「嬰爲幼孩，故名嬰，字子夏，夏，大也」；其子夏易傳序云：「嬰爲幼孩，夏爲長大，名與字取相反而相成也」，以言韓嬰字子

63. 劉文典氏淮南鴻烈集解，臺北粹文堂景本一八／頁四～五。
64. 同註五八，九／頁三。
65. 同註三十；又孫馮翼輯子夏易傳臧庸序，說略與此同。

夏之由，此似不免失之牽強，乃後之學者竟多以此而轉疑其子夏傳出韓嬰之說爲附會，[66] 宋翔鳳之以子夏易傳爲韓商所作者，殆亦由此而發。

宋氏謂「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其說乍見之下，似較臧氏「嬰爲幼孩」之說爲近理，伊東氏子夏易傳名義考卽著眼於此而附和其說，實則此說蓋有未然。按史記儒林傳云：「韓生孫爲今上博士」，[67] 韓氏易不立於學官，是韓商乃詩博士甚明；而漢書儒林傳亦但言「其孫商爲博士」，不言韓商更有易傳之作；且涿郡韓生言「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韓嬰爲常山太傅，是其所受者爲韓嬰所傳，要無可疑；更且，漢志載「韓氏二篇」，班氏自註「名嬰」，使如宋說，以易傳爲韓商定著，則班氏此何不著商之名？宋氏謂子夏傳出韓商，「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然古經說承學者容或有不忘其說之所自出，而追題以歸之先師，不聞有反「取傳其學最後者」以奪其師之名者。臧庸「嬰爲幼孩」云云，或不免失之比傅；然古人命字本不必盡依其名之義，如前述杜欽、杜鄴、鄧彭祖俱字子夏，此皆不見其名、字相因之理；蓋漢儒本多取孔門弟子之字以爲字，此清儒孫志祖嘗言之矣，孫氏讀書脞錄卷六「用孔門弟子字」條云：

> 馮山公與俞德滋書云：「用孔門弟子字爲字者，漢人多有之，如杜欽、杜鄴、孔光、萬章皆字子夏；吾邱壽王、王尊皆字子貢；謝躬、馬武皆字子張；伏勝字子賤；平當字子思；鄭崇字子游；爰曾字子路。」志祖案：此所舉未盡也；牛商、梁相、孫建、張宏亦皆字子夏（見漢書百官表）；張忠、遂義亦皆字子貢（同上）；劉岑（同上）、許荊亦皆字子張（見章懷注引謝承書）；張猛亦字子游；范延壽亦字子路（百官表）；尙有何湯（見桓榮傳注）、陳寔皆字仲弓（漢荊州從事范鎭，字仲弓，見金石錄）；又漢許暹字顏回（見顏氏家訓風操篇）；吳丁固字子賤（見吳志虞翻傳注）。[68]

凡此，俱不見其依名命字之義也；韓嬰之字子夏，殆亦其比。臧庸強爲之說，自不免

---

66. 臧氏子夏易傳序云：「甲子順天鄉試策問首此，庸大言子夏非卜商，乃漢韓嬰也，而考官深擯之」；是臧氏先嘗以言此而受挫場屋。柯劭忞撰續修四庫全書提要，於張澍輯子夏易傳條下，斥臧氏此說：「望文生義，等於說經者之附會」；餘如黃雲眉、鈴木由次郎、伊東倫厚諸氏並以此而致疑臧氏之說。

67. 史記會註考證一二一／頁一九。

68. 讀書脞錄，廣文書局景本六／頁一。

蛇足之累；而宋氏以「子夏」當爲韓商字，殆亦失之鑿。

抑且，班氏藝文志自稱本之劉歆七略；[69] 今七略既有「子夏易傳」之目，則班氏自不容不知。釋文敍錄於子夏易傳下，引七略云：「漢興，韓嬰傳」，而班志著錄「易傳韓氏二篇，名嬰」，是易傳韓氏與子夏易傳其爲一書，固可毋庸置疑，蓋如張心澂氏所言者：「（班）志之體例，祇標某書某氏及篇數，不以其人之字冠於上，故略去『子夏』二字，而註其名於下」；[70] 釋文引七略明出「漢興，韓嬰傳」者，殆恐與孔門卜子夏淆混，故特著「漢興」二字以別之歟？[71] 惟魏晉以降經學漸疏，或由經師貴遠賤近之習，因誤以子夏韓嬰之易傳爲出自孔門卜子夏。關於此，尙可由韓詩以推見其例。按舊唐書經籍志著錄：「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72] 又新唐書藝文志亦著錄：「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73] 二志並以韓詩序出自卜子夏，淸儒成瓘嘗辨之：「卜子一人耳，旣爲毛詩作序，又爲韓詩作序，何卜子之不憚煩歟？卜子一人之筆耳，爲毛作序則如彼，爲韓作序又如此，何卜子之無定說歟？子夏易傳出韓嬰，經劉向父子之所定，以西漢人指名西漢人之書，有何不可信？人以其人之名，不如卜子之尊，必曲而歸諸卜子；今韓詩又出韓嬰，其詩序卽韓作無疑」；[74] 今按漢書儒林傳言「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明韓詩乃韓嬰推考詩恉而爲之說者，卜子夏焉得預爲之序，其乃後儒誤以子夏韓嬰所作之詩序屬諸卜子夏，與子夏易傳之譌傳爲卜子夏所作者殆屬一轍，固略可推知也。

---

69. 班志序云：「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

70. 張心澂氏僞書通考頁一二七。

71. 按：或以釋文此所引七略之「傳」字，當作「傳述」解。此說未确。按釋文序錄所載各書題下之人，乃其書之撰註者，不更記及其承學者，卽子夏易傳此條，下引異說云「丁寬所作」、「或馯臂子弓所作」，知此「傳」字乃「傳註」之意；且解爲「傳述」義，以韓嬰傳述子夏之易，復與漢書儒林傳言嬰「推易意而爲之傳」之說悖戾，今不承用。

72. 舊唐書卷四十六，中華書局點校本頁一九七〇。

73. 唐書卷五十七，中華書局點校本頁一四二九。

74. 簡園日札卷三「韓詩序考」，世界書局景本頁一八〇～一八一。惟成氏此條云：「韓詩有序，隋志云：卜商作；是韓序又子夏所作矣。」今按隋志但云：「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不言韓詩序卜商作，此說實出自兩唐志，成氏蓋失檢也。又：徐復觀氏謂唐志所著錄之「韓詩，卜商序，韓嬰注」者，「此可斷爲後人僞託」（氏著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二四八），其說非是，此徐氏失考其爲傳譌耳。

據上所考，可知漢世傳行的子夏易傳一書，卽漢書藝文志所著錄之「易傳韓氏」，乃漢儒韓嬰「推易意而爲之傳」者，自無可疑也。[75]

四、韓氏易之授受

韓嬰易學之所出，前引宋翔鳳說云：「漢儒林傳稱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則子家當爲六國時人，受子弓之易，傳於燕地。韓嬰之以易授人，自必有所傳，蓋出於子弓，故張璠稱子夏易傳或馯臂子弓所作」，此以韓氏易學爲出於馯臂子弓；徐芹庭君承其說云：「蓋韓嬰爲燕人，而周醜子家亦燕人，是韓氏之易亦或有得於子家也」。[76]

張惠言則謂：「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於子夏，與商瞿之傳異邪」；[77] 此以韓嬰之學，殆遠紹卜子夏，與商瞿所傳者爲別系；馬國翰云：「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則子夏傳爲韓嬰之所修，與中經簿錄謂子夏傳丁寬所作者同，是皆本子夏而暢明之。卜易之贊於丁、韓，猶卜詩之闡於毛、鄭」，[78] 其發想雖與張惠言異，然亦以韓嬰所傳者爲卜子夏之學。

此二說乍見似各持之有故，然夷考其實，則皆不無疑義。

---

75. 本文發表前，曾於七十四年元月七日於本所討論會中提出報告。會中討論極爲熱烈，實出望外。周法高先生曾質疑子夏不必爲韓嬰之字。謹按：臧庸言：「孟堅於志、傳皆祇書其名而不載其字，所以滋後人之疑」，史記儒林傳亦不記韓嬰之字，他籍亦無明文可按據。正緣乎此，故經學史上，於子夏易傳一書之撰者，歷來迭有爭議。惟如上文所旣論者，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班志記「易傳韓氏二篇(名嬰)」，然史、志絕未見有言韓嬰有二易傳者，是二者當爲一書，以理衡之，自無可疑。而韓嬰之易傳，漢書明言其「推易意而爲之傳」（詳下節），其非傳述卜子夏之易也甚明，則可能之推測，此「子夏」殆韓嬰之字，此復與漢人多以孔門高弟之字表字之習合。而文苑英華載司馬貞奏議引王儉七志云：「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則齊時王儉尙知此書爲韓嬰所作。而其「今題不稱韓氏」一語，尤深可玩味。要之，「子夏」是否爲韓嬰字，或尙有可討論之餘地，然子夏易傳爲韓嬰所作，則劉氏七略可據，自無庸置疑也。

76. 兩漢十六家易注闡微頁八六～八七。

77. 同註三十三。

78. 見馬氏輯周易韓氏傳序。

宋氏謂韓嬰易學出自子弓者，主要乃據：一、燕人周醜受易於馯臂子弓，而韓嬰爲燕人，故其所傳者，當卽子弓之學；二、張璠稱子夏易傳或馯臂子弓所作。然如上文所考者，張璠之說本不可信；而宋氏以韓嬰燕人，遽斷其所傳者乃子弓、周醜之學，其理據亦不免失之薄弱；使如其說，則班氏何以不明記韓嬰易學之師承，而轉謂其「推易意而爲之傳」？更且，如以韓嬰爲燕人，以推其所傳者必爲傳行於燕地的子弓、周醜之易學，則韓氏易無由不行，「惟韓氏自傳之」，與其詩學之廣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者判若雲泥。據此，則宋氏之說固難遽信也。

張惠言之說，清儒姚振宗許之爲「可謂定論」；[79] 然此說不過由韓氏易傳之稱子夏易傳而懸想之耳，他無所據。至馬國翰之說，其既引七略，以言「子夏傳爲嬰之所修」，乃忽而又依中經簿錄以子夏傳爲丁寬所作，而謂二書同出，皆本卜子夏之易而暢明之；然丁寬所傳者，乃田何之學，非子夏易，此漢書儒林傳既已明文記之，且如上所既述者，卜子夏傳易，史、漢以上之載籍無徵；更且，如「子夏」爲韓嬰之字，則此說更無所據矣。

漢書既言韓嬰「推易意而爲之傳」，則韓氏易自爲韓嬰一家之學，故班氏不言其師承；此「推易意而爲之傳」者，與漢書言「嬰推詩人之意而作（詩）內外傳」者旨意正同。而史記儒林傳謂「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80] 味此「頗與齊魯間殊」之語，知其所傳之韓詩乃自立一家；然則，「推易意而爲之傳者」，自是韓嬰以己意推求易之旨歸而爲之傳也。關於此，今尙略可考見其端倪，如：「乾」卦卦辭「乾元亨利貞」，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子夏傳曰：

> 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日德，故曰「元亨利貞」矣。[81]

此以「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作解，以闡明乾卦卦德。韓氏此解之典據，清李道

79. 見姚氏漢書藝文志拾補，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本頁四。
80. 史記會注考證一二一／頁一九。
81. 周易集解一／頁一；按：孔穎達周易正義亦引此傳首四句。

平、曹元弼等考之甚明，[82] 今不更詳述。西漢田何學系經師之說，久已亡佚無考，今固無以挍論其異同；惟此與彖傳、文言所解者，則頗有出入，彖傳云：

>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83]

據此文「大哉乾元」、「保合大和乃利貞」之語，又孔穎達正義云：『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釋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無所壅蔽，是其亨也」，可知彖傳顯然讀此卦卦辭五字爲「乾元」、「亨」、「利貞」三義，其與子夏傳異讀、說解有別，固較然甚明。

又文言首節云：

>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84]

其第五節則云：

>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85]

按文言非一人一時之作，此前學已有詳論之者；[86] 第五節所解者甚略，惟其讀「乾元亨利貞」爲「乾元」、「亨」、「利貞」三義，與彖傳同，而與首節之以「元」、「亨」、「利」、「貞」各居一德者迥別；又，其末以「大矣哉」作結，此正彖傳之習語，如「豫之時義大矣哉」、「隨時之義大矣哉」、「頤之時大矣哉」、「險之時大矣哉」等，並其例也；是此節之義，其爲彖傳之流亞蓋無可疑者。

---

82. 見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曹元弼周易集解補釋。
83. 周易正義，南昌府學本一／頁六～七。
84. 同上一／頁一〇。
85. 同上一／頁一七～一八。
86. 詳山下靜雄氏文言傳の新研究（一九五六年，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八集頁二〇～三五）。惟鄙見間有與其說異者，如下註所論者，即其一例也。

至文言首節之說，此與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述隨卦「元亨利貞」之解誼近同，[87] 惟左傳文首句作「元，體之長也」，[88] 與文言之「元者，善之長也」微異耳；然考左傳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說坤卦六五爻辭「黃裳元吉」，亦云「元，善之長也」，[89] 與文言合，是此所述「元亨利貞」四德者，其爲易說古誼要無可疑。左傳云「元，體之長也」者，以「元」爲「首」之義，與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人歸其元」、[90] 孟子：「勇士不忘喪其元」[91] 之「元」字同義；而文言言「元者，善之長也」者，舊注異說紛紜，朱駿聲云：「乾者君卦，六爻皆當爲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爲善長」，[92] 其或近之；要之，左傳、文言之解「元」字，並與子夏易傳之解「元」爲「始」者大相徑庭，固自甚明；至二書並以「亨」爲「嘉之會」等，並與子夏易傳解「亨」爲「開通」之義者絕異。凡此，蓋皆韓氏別立異解之迹也。

87. 關於左襄九年穆姜述隨卦「元亨利貞」之語，與文言說乾四德之近同關係，宋歐陽修易童子問以爲文言之文「是穆姜之言」；清崔述洙泗考信錄卷三、李賡芸炳燭編卷一，今人李鏡池氏易傳探原、錢穆氏易經研究（見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一輯頁一八四）、楊伯峻氏春秋左傳注、山下靜雄氏前揭文等，並以爲此非穆姜引易文言，而係文言作者襲用穆姜語；俗間並從此說（如李周龍君周易文言傳管窺，一九八二年，刊孔孟學報第四十四期頁一～三五，即其例也），幾已爲定論。實則此說固未可必也。朱熹周易本義云：「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今按：文言屢稱「子曰」云云，用申其說，是其非仲尼所作明矣。即本文此處所論之乾卦卦辭五字，文言前後異讀，是其非出一人亦從而可知；朱熹「夫子亦有取焉」云者，以十翼爲孔子所作，其說固非，然其以穆姜、文言所述「元亨利貞」四德之說爲「古者已有此語」，而二者同本之，所見近是；近今學者之所以斷爲文言襲穆姜語者，蓋並以文言晚出，而左傳爲信史故也。惟文言即屬晚出雜採之作，然左傳此所記之穆姜語，要未可遽以爲史實也。今味穆姜「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又）不仁」云云以下一節，自張揚其作惡之多端，此毋寧是後世流行之逸話而左傳作者採之耳；崔東壁以穆姜語「元，體之長也」爲正，而非文言：「元，善之長也」之說；然文言此義，又見於左傳昭公十二年，是其非無端造設也甚明；又崔氏謂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之「君子」二字，左傳無之，而以此爲文言所增而失其文理者。然余則頗疑左傳之文，正左傳作者以穆姜多惡端，不得當「君子」及以爲「善」，因改易說之「善」爲「體」，並刪「君子」二字，以爲穆姜自承其惡之張本也。要之，左傳此所記穆姜之語，似不得遽以爲史實；至如，「利，義之和也」之說，實出墨家，其晚出之迹，固不可掩也；再退一步而言之，左傳所記穆姜語即爲史實，然穆姜本非專門治易者，其述易之語，當別有所本而非穆姜所創，要無可疑也。綜此所論，則李鏡池、錢穆等以文言爲襲穆姜語者，恐未足以爲定論也。

88. 左傳注疏，南昌府學本三〇／頁二六。

89. 同上四五／頁三二。

90. 同上一七／頁一七，杜預注：「元，首」。

91. 孟子注疏，南昌府學本六A／頁一，趙岐注：「元，首也」。

92. 六十四卦經解，臺北宏業書局景本頁三。

子夏易傳久佚，今所存者，大抵皆片言隻語而已，固無由以見其學之概梗，惟其解「元亨利貞」之說，尚可考見，藉之稍得推見其「推易意而爲之傳」，自立一家之端也。

惟韓氏易學，傳行甚微。漢書儒林傳記韓詩之流傳，云：「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93] 至其易學，如前所述者，儒林傳言「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卽自傳於其家而已，故史記儒林傳述韓嬰之學，但言其詩而不及其易傳。漢治韓氏易而今可確考者，唯嬰後人涿郡韓生及蓋寬饒二人見於儒林傳耳。又，釋文序錄於子夏易傳下，陸氏自注：「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司馬貞奏議亦言：「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詳下節），是薛氏爲傳韓氏易者殆無可疑；惟其人無考，馬國翰云：「大抵爲漢魏間儒生也」，[94] 成瓘言：「薛虞不知何人，度亦必爲韓氏之學者。韓易不立學，而韓詩則立學，薛方回、薛漢皆習之，是則薛固世傳韓學者，薛虞殆其族矣」，[95] 說或近之。

漢初易學之流衍，漢書儒林傳嘗言之：「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96] 此所述諸家，皆

93. 漢書卷八十八，頁三六一四。

94. 見馬氏輯周易薛氏記序。

95. 同註三十四。按唐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清儒毛奇齡以爲「薛虞記」之薛，卽唐之薛仁貴，其說甚謬，成氏已駁之，今不更詳論。
又按：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父子世習韓詩，以章句著名，又云：「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漢字公子，其父方回，字夫子；隋志載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清儒惠棟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謂章句乃方回所撰，成瓘據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以徵之（簡園日札三「韓詩薛君章句」條）；成氏此云「薛固世傳韓學者」，指此而言。

96：漢書卷八十八／頁三五九七。

在漢武前，與韓嬰時世近同，知當時學界所行者，乃齊學系田何之易；而漢易博士施、孟、梁丘三家，爲丁寬之學，漢書儒林傳：「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97] 丁寬之易出田何；是三家亦田何之易所派分。班固謂「燕、趙間好詩」，故韓氏易微，然按覈其實，其易學之不行乎世，恐與當時時興之田氏易不合有以致之也。

五、唐時傳本子夏傳僞託說辨誣

子夏易傳之見疑於世，由唐玄宗時劉知幾首發之，劉肅大唐新語云：「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子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造，請停。（中略）子玄爭論，頗有條貫」；[98] 同時司馬貞亦奏論其僞，玄宗因下詔：「子夏傳逸篇，前令帖易者停」。[99] 當時傳行之本，劉氏等斥之以爲僞本，後儒相沿爲說，幾爲定論；然按覈其實，此則頗有可商者焉。

文苑英華卷七六六載劉知幾「孝經、老子注、易傳議」，其論子夏傳云：

> 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森按：今本漢志作「十三家」，唐會要亦作「十三家」，此蓋後籍傳寫譌誤），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100]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隙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101]

又司馬貞議曰：

---

97. 同上頁三五九八。
98. 大唐新語著述篇，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續編本九／頁一～二。
99. 唐會要，同註十九。
100. 今本漢志作「二篇」。臧庸云：「韓易十二篇者，上下經並十翼也。今本漢書脫『十』字，當據劉議補之」（見臧氏子夏易傳序）。今按：臧說疑非。唐會要所載劉議，此仍作「韓易有二篇」，無「十」字；更考漢志所載周氏、服氏、楊氏、蔡公、王氏、淮南道訓等諸家之易傳皆二篇，又施、孟、梁丘之章句亦各二篇，是則古易但二篇而已，漢志「韓氏二篇」者，正與諸家合，當必不誤；劉議此之「十」字，疑係誤衍，不可據爲典要。
101. 文苑英華七六六／頁一〇。

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眞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森按：今本脫此字，據唐會要補）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102]

今按：劉氏之疑子夏易傳爲出後儒假託者，主要乃據漢志所著錄之易十三家中無「子夏易傳」之目，因疑其書晚出；然其云：「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所考未確，實則子夏易傳之名，漢志之前，七略既已著之，此司馬貞尚知之：「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是其立說已失偏據；而細繹劉氏之言，其所以深以爲疑者，乃因子夏傳之文，不類春秋之世卜子夏所作，因疑其乃後儒「假憑先哲」者；如上文所既述者，釋文序錄於「子夏易傳」目下，雖列異說，然已主其爲卜子夏之書，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並以子夏易傳爲卜子夏所傳，可知當時世儒相傳並以此書爲孔門卜商之書。然則劉氏所辨者，乃在辨明子夏易傳非卜商所撰，所見固是；然其斷此書爲後儒所依託者，則係誤從當時承譌之說，而未及深考其爲漢初韓嬰所作因云然耳。

司馬貞之議，亦在論斷此書非果出卜子夏。然其云：「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眞本」，則尚有可商。蓋事必兩證而後是非明，使如所言，七略所記之子夏易傳既久不行於世，則司馬貞既未見劉歆所著錄之原本，又何從決斷「所存者多失眞本」？更況子夏易傳自七略而下，晉荀勗中經簿錄、齊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乃至陸德明經典釋文迭有著錄，則司馬貞又何得以言「此書不行已久」？又其但據隋志「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即遽以決「知其書錯謬多矣」，然漢志著錄各書之篇數，其與隋志不合者，固所在多有，今但據篇數之參差，即斥之「錯謬多矣」，尤嫌輕率。凡此，蓋由司馬貞因疑其書僞託，預存排抑之念，故無往而不見其非也。前引臧庸之說，云：「其卷數多寡，第因分幷殘欠之由，不足憑，故漢志二卷，梁分六卷，至釋文三卷、隋唐志二卷，又漸爲殘亡之徵也」，實

102. 同上註七六六／頁一二。

則梁之分六卷、釋文之爲三卷者，蓋合薛虞記以計之也。據上司馬貞奏議引王儉七志云：「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司馬貞稱「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是其時傳行之子夏傳本或合薛虞記以行。考「姤」卦九五：「以杞包瓜」，正義云：

> 子夏傳曰（森按：「曰」字疑衍）作「杞匏瓜」，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刃，宜屈橈似匏瓜。[103]

又「豐」卦九三「日中見昧」，釋文云：

> 昧，……鄭作「昧」；……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也」。[104]

據此，知薛虞記主要乃在申述傳意；釋文序錄於子夏易傳之下，陸氏自註：「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是知陸氏所據本正附薛虞記以行；然則釋文作三卷者，當是併薛虞記故爾；梁時六卷者，殆以其卷帙稍繁，因一分爲二，故爲六卷，未可知也。要之，司馬貞但據其篇數之參差以非之，恐不免失之輕斷。至貞斥之：「其質粗略，旨趣非遠」者，此固亦因當時俗說以子夏易傳爲卜商之書而衡度之耳，此自不足以爲其書之僞迹，理固甚明。

如上所考論者，劉知幾與司馬貞之疑是書，實乃誤從當時俗說，以子夏易傳爲孔門卜商所作，因奏議以非之耳；今既考論其書爲漢世韓嬰所作，則二氏之疑於是書者，自可冰釋。乃後儒類多不覈其事之端末，逕依仍其說，展轉承譌，竟至以是爲非，如四庫提要卽據二氏之說，而謂：「是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爲僞本」，[105]全祖望、[106]翁元圻[107]並承用其說；張惠言雖知子夏易傳爲韓嬰之書，乃謂：「予謂卽唐時二卷者，亦非眞韓氏書，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羣書旣亡，好事者聚斂衆說而爲之也」，[108]近人吳承任氏更襲張惠言之說，云：「隋、唐志著錄子夏易傳二卷，其佚文見於陸、孔、李氏及一行等所引者，已非韓氏之眞」，[109]其承譌之迹

103. 周易正義五／頁六。
104. 抱經堂本，周易音義頁二二。
105. 同註八，一／頁四。
106. 全氏子夏易傳跋尾亦據二氏之說，而云：「今所行十一卷；固屬贋本，卽七略以來之書，亦依託耳。」
107. 翁注困學紀聞，世界書局景本頁四八。
108. 同註三十三。
109.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頁二七。

隱然可見。蓋提要言「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爲僞本」者，此固由提要亦未深考子夏易傳之作者，因沿劉知幾、司馬貞之說，而以唐時所行之子夏傳爲僞本。其說之非，上文已具，今不更論；而張惠言既主子夏易傳爲韓嬰所作，乃又言唐時所行本「亦非眞韓氏書」，說頗失唐突，蓋陸、孔等書所徵引之子夏傳，類皆隻言片語之解詁耳，而彼等據引之子夏傳原書既不傳於後，今但由此孑遺之佚句，固無以推見「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也，[110]張惠言之爲此言者，殆本司馬貞「其質粗略，旨趣非遠」之說而演之耳；至其以唐時二卷本之子夏傳乃永嘉之後依託者，說尤無根。[111]而吳承仕氏未之深考，誤襲其謬，後學更相沿爲說。尋其致誤之端，蓋皆沿劉知幾、司馬貞之說，以唐時傳行之子夏易傳爲僞本；不知彼之所以以爲僞者，乃由誤認撰者所致，其書初固不僞也。後儒習聞其說，徒知子夏易傳非果出卜子夏，卻不能進而考覈其實，而韓氏易傳之見誣於世，終無以平反。

隋志稱「子夏易殘闕」，據此，似唐初其書已不完。然考陸德明釋文，其周易音義頗引子夏易，自「乾」卦「亢」字下，引「子夏傳云：極也」，[112]以至「既濟」卦「衣袽」下云：「子夏作『茹』」，[113]所引大抵互於全經；據此，陸氏所見本疑尚爲完帙；抑如前引「豐」卦九三「日中見沫」一條及「咸」卦初六「咸其拇」，「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等，陸氏並引薛虞記，是陸氏所據本，蓋卽王儉七志所稱：「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之本也甚明。按陸氏釋文創始於陳後主至德元年(583A.D)，

110. 業師張以仁教授教示：子夏傳以「元」爲「始」，以「亨」爲「通」云云，而不與諸德合，此所以譏爲「淺近卑弱」者乎。

111. 按：子夏易傳一書，漢魏而下以迄唐初，傳行不絕，上文已具；又：張璠之生卒年，雖史無明文，然釋文序錄依世次列其先後，而「張璠集解」居「王廙注」後、在「干寶注」前，則璠殆生於西晉末年，身及永嘉之亂，東晉時爲秘書郎；其但以子夏易傳或謂出馯臂子弓，而不以其書爲永嘉之後學者所僞；且陸、孔以前諸儒，於其書之作者雖有異說，然絕無以其書爲僞本者。反而，荀勗以爲「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者，正見其書之古質，迥非漢易施、孟、梁丘、京流裔之比也。是則張惠言此說，自未可信從也。

112. 經典釋文二／頁一。

113. 同上二／頁二五。

其成書當成於隋末唐初；[114]疑其時是書猶未殘闕，故陸氏猶及多引之。

唐初孔穎達周易正義，間亦引子夏易，「屯」卦六二「乘馬班如」，釋文：「子夏傳云：相牽不進貌」，[115]正義：「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116]又「遯」卦上九「肥遯，無不利」，正義：「子夏傳曰：肥，饒裕也」，[117]釋文亦云：「子夏傳云：肥，饒裕」，[118]二書所引者同；惟釋文引文，例多刪節，如「井」卦九二「井谷射鮒」，釋文：「鮒，子夏傳謂蝦蟆」，[119]正義：「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也」，[120]此釋文括引其義耳，非二本有別；又孔氏正義間亦引薛虞記，如本節上文所引「姤」卦九五「以杞包瓜」一條，卽其例也。然則，陸、孔所見之子夏傳本蓋不異也。惟韓氏易傳與王弼注旨趣有別，故孔疏所引子夏易者無多，今固難藉以推考其所據本是否猶爲完帙。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者，共計五條；惟如「比」卦「比吉」，正義不引，釋文：「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121]所引文意不完，今檢集解

---

114. 按陸氏經典釋文序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況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中略）遂因暇景，敎其不逮；（中略）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袂，號曰經典釋文」，是其書肇始於癸卯年甚明。考陳至唐初，有二癸卯，一爲陳至德元年（五八三A.D），一爲唐貞觀十七年（六四三A.D）；宋李燾、清儒桂馥等並以陸序所稱者爲貞觀之癸卯，然舊唐書本傳云：「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又册府元龜卷九十七：「貞觀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釋文，美其弘益學者，嘆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匹」，是陸氏必卒於貞觀元年後，十六年之前，則貞觀癸卯陸氏固已物故矣，然則其書創始於陳至德元年要無可疑。至其成書時代，清儒錢大昕又跋經典釋文云：「細檢此書，所述近代諸家，惟及梁陳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絕不一及，又可證其撰述，必在陳時也」；其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十「陸德明」條亦云：「此書所錄注解傳述人，多是南士，沈重晚雖仕周，其書久行江左，此外北方學者，絕不齒及，可證元朗著此書，在陳而不在隋唐也」，近學者多從此說。今按：此書當成於入隋以後，鈕永建答經典釋文問云：「癸卯爲陳後主元年固無可疑，然莊子外篇釋文云：『浙江今在餘杭郡』，考餘杭郡隋煬帝初置，陳時爲杭州；又人間世釋文云：『有扈，案今京兆鄠縣也』，考鄠縣漢屬右扶風，晉屬始平郡，隋時幷始平入京兆，鄠始爲京兆屬縣。此二地沿革，皆非陳時所有。竊謂釋文一書，其始作雖在陳末，而觀成則已晚年，覈其時代，當在隋末唐初。已往敍錄載陳時人，如易之周宏正，春秋之王元規，爾雅之施乾，皆不云近人而云陳，此亦成書不在陳時之一證也。」其說是也（別詳拙作十駕齋養新錄商兌）。

115. 經典釋文二／頁三。

116. 周易正義一／頁三〇。

117. 同上四／頁八。

118. 經典釋文二／頁四。

119. 同上二／頁一九。

120. 周易正義五／頁一六。

121. 經典釋文二／頁五。

此云：「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122]是釋文所引，蓋有刪略；又如前節所引「元亨利貞」四德子夏傳之解誼，正義但引「元，始也」等四語，而集解所引者，則遠爲詳贍；此外，如「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集解：「子夏傳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123]此則陸、孔俱未引及。據此，可知李氏集解所引子夏傳，有較陸、孔所引爲詳或出於二家所引之外者；是其非轉引自釋文或正義，理固自明。

惟李氏所引者，但「乾」卦二條、「師」卦一條、「比」卦一條、「蠱」卦一條耳；抑如「師」卦一條，「師，貞丈人吉，无咎」，集解引：

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師也。」[124]

其下李氏更據彖傳、老子、文言，以證子夏傳作「大人」者爲是，而駁王弼本作「丈人」之非；[125]然據此條李氏取子夏傳之義，不直引其文，而轉引崔憬之說，可知集解

---

122. 周易集解三／頁四。
123. 同上五／頁二。
124. 同上三／頁二。
125. 按：王弼此註云：「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也，爲師之正，丈人乃吉；興役動衆，无功則罪，故吉乃无咎」（森按：此從集解本，今注疏本無「有軍正者」四字）；李鼎祚則斥之云：

案此彖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者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臆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旣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

清儒鄭獻甫云：「李氏以爲『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未免太過矣；而其解實不可易」（愚一錄一／頁五）；惟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則以李說未可必：

經文顯白，據傳輒更有乖傳信傳疑之旨。愚謂卦辭之「丈人」，卽爻辭之「長子」；大戴禮本命曰：「丈者，長也」，互震爲長子，故稱「丈人」，長丈同稱，又何疑焉？且論語：「遇丈人」，註云：「丈人，老人也」；詩大雅曰：「維師尚父」、小雅曰：「方叔元老」，蓋古之命帥，多擇老成，故曰「丈人吉」也。

今考周禮注疏卷二十引鄭玄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森按：釋文節引鄭注，此句作「能以法度長於人」），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王弼注蓋本此；又集解引陸績曰：「丈人者，聖人也；帥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是則鄭本、陸本並作「丈人」，與王弼本同。

惟按此卦彖傳云：「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係指有國者言；易緯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

此處所據者，殆非子夏傳原書；考崔憬之時代稍後於孔穎達，[126]其時子夏易傳或未盡殘闕，故崔氏猶得引之；唐會要載玄宗於開元七年五月五日下詔：「子夏傳逸篇，前令帖易者停」，詔稱「逸篇」，知當時世所通行者，殆非完帙；司馬貞奏議稱「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可知當時秘府猶有其書，惟世間通行者既不完，世亦不之重，[127]兼以劉知幾、司馬貞等奏議其僞，更歷安史之亂，此其書寖以湮滅之由歟？

六、宋代所傳僞子夏傳考

今本子夏易傳，[128]係後人所依託者，此既經前儒迭加辨明，確無可疑。惟子夏易傳之書，並不止今本及劉歆七略所載者二本而已，乃前儒於此，每未深考；朱彝尊經義考及四庫提要雖隱約察覺其僞本非一，然但憑孤證立說，自難昭信，故其並世諸儒，類皆無取斯說，而後儒於此，亦未有更加檢討者，故迄今之治此學者，尚或迷而

據此，則彖傳作者所見本蓋作「大人」；又易屢言「大人」：「乾」卦九二、九五、「訟」卦辭、「否」卦六二、九五、「蹇」卦辭、上六、「萃」、「升」、「困」卦辭、「革」卦九五、「巽」卦辭，計十二見；以此例之，則「師」卦此疑亦以作「大人」者爲是。頃見近時刊布之馬王堆帛書本（見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刊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頁一～八），此字適殘損，整理小組據王弼本補「丈」字，非是。按此卦上六，今本作「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惟帛書本則作「大人，君有命，啓國承家，小人勿□」，是今本「大」下敓一「人」字；據上六作「大人」，則此亦當作「大人」，要無可疑。惟帛書上六爻辭，整理小組以「大人君」三字連讀，然易屢言「大人」，無言「大人君」者，此似當分讀爲二義；然則「大人」與「君」非一，鄭玄與王弼注蓋是。據此，王弼本作「丈人」固非古本之朔，而其義則有所承，非弼臆造也。此「大」、「丈」一字之辨，固經學史上歷來聚訟不決之疑義，今不避辭費，略爲考辨如此。

126. 按李氏集解頗引崔憬之說，惟其書兩唐志俱不載，書亦無傳於後；朱氏經義考卷十四著錄崔氏周易探玄，此蓋據李氏集解序云：「崔氏探玄，病諸先達，及乎自料，未免小疵」之語，因據以題焉。經義考云：「按崔憬時代莫考，李鼎祚集解引用最多，稱爲新義；中援孔疏，其爲唐人無疑矣」；按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節，憬說述及孔疏，則其書當成於孔疏之後甚明。成瑨讀易偶筆：「考李氏集解所用崔憬易、侯果易」條云：

>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崔蔚自宋奔後魏，居滎陽，號鄭州崔氏；自蔚至憬凡七世也。是憬之房望世系見於史者如此。

其書馬國翰、黃奭並有輯本。

127. 唐會要卷七十七「論經義」，記開元七年三月六日詔曰：「子夏易傳，近無習者」，可證。

128. 今行世者，有四庫本、通志堂經解本及學津討原本。本文所據者爲通志堂經解本。

不覺；[129]此蓋由諸本久已佚亡，其跡邈漠難尋，欲以考覈其實，勢固有所不能，然參伍旁推，此要非絕無端緒可尋。本節擬就此更加詳考而論斷焉。

宋史藝文志著錄易傳十卷，本注：「題卜子夏傳」；[130]中興書目云：

> 按隋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中略）今乃十卷；考陸德明音義所引，與今間有合者；若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今本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但小異爾；至「束帛戔戔」作「殘殘」，又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今本並無此文，蓋後人附益者多。[131]

據此，可知是本（按：此本以下稱爲「十卷本」）非惟卷帙遠多於上述之韓嬰原本，且其文字，校以陸德明音義所引及者，亦有出入，故中興書目因直斷其爲「後人附益者多」。

又宋儒晁說之傳易堂記云：

> 古今咸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爲易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書不傳於今。今號爲子夏傳者，唐張弧之易也。弧唐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132]

是晁氏指實當時所傳之子夏傳爲唐張弧之易；晁公武因沿其說，而以此十卷本爲「張弧僞作」。[133]今考唐志不載張弧之書，然宋史藝文志著錄其周易上經王道小疏五卷，[134]味晁氏之語：「今號爲子夏傳者，唐張弧之易也」，頗疑此恐係指此僞子夏傳，說多與張弧之易學合，非謂此僞傳卽張弧所僞也；不然，晁氏於張弧其人似亦不甚

---

129. 本文草成，清稿至此，頃獲見大陸新刊之中國哲學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中有大陸易學者劉大鈞氏西漢古『易』考一文（頁五一～五四），劉文凡二節，一「子夏易傳考」，一爲「淮南道訓與淮南子引易考」；其文首段卽云：

> 子夏易傳是否眞爲子夏所傳，無據可考。其書有兩本，一爲漢世所傳古本，此書久佚；一爲唐人張弧依托的十一卷本，乃僞書，不足取。

是劉氏仍不知子夏易傳實非僅其所稱說之二本耳，辨詳下。

130. 宋史，中華書局校點本頁五〇三四。

131. 經義考五／頁二。

132. 同上註。

133. 郡齋讀書志卷一：「卜子夏易十卷」目下，云：「右舊題卜子夏傳。唐藝文志已亡子夏書；今此書約王弼注爲之者，止雜卦；景迂云：唐張弧僞作」。

134. 宋史頁五〇三五。

詳，焉得直斷其爲張弧所僞？要之，晁氏並未明言其所據，其他載籍亦無可徵考者，今固難以決其然否。

至今本子夏易傳則爲十一卷（按：此本以下稱「十一卷本」），清納蘭容若嘗刻入通志堂經解，並爲之序云：

> （前略）今書十一卷，首尾完具，蓋後人之書託言卜商者也。案古易上、下二篇，惟文、周之彖爻，而孔子所繫之辭，則別名曰傳，謂之十翼；各自爲書，不相聯屬。今本彖爻之下，卽繫以孔子之傳，如今所行王弼本，其非古易也明矣。（中略）崇文總目雖疑之，而未確指爲何人，晁景迂始以爲唐張弧所作。弧嘗著易王道小疏，或卽此書，未可知也。[135]

是其亦以今本爲張弧所僞之書。此十一卷本，清儒朱彝尊嘗據陸氏釋文所引者以覈之，而謂「今文皆不然」，是此本與陸、孔所據本非一，其爲後儒所僞，固彰然甚明。抑且，朱氏更疑今本恐與相傳爲張弧所僞之本有別：

> 王氏困學紀聞引泰六五，傳云：「湯之歸妹也」，今亦無之；且書中引周禮、春秋傳，其僞不待攻而自破矣。（中略）繹其文義，總不類漢人文字，並不類唐人文字；謂爲張弧所作，恐非今本。[136]

四庫提要更承其說而直斷之：

> 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所引，皆今本所無。德明、鼎祚猶曰在張弧以前，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然則今本又出僞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137]

是四庫館臣以爲今傳之十一卷本子夏易傳，與南宋末王應麟所據者並非一書。

今檢困學紀聞卷一，其一條云：

>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

135. 納蘭容若子夏易傳序。
136. 經義考五／頁四。
137. 四庫提要一／頁四。
按：經義考但據釋文及困學紀聞所引者以覈之耳，未引及李氏周易集解；提要言有李氏書，蓋失檢也。

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中略）若左傳（哀公九年）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略之。[138]

蓋「帝乙」之所指，舊有二說，一以爲卽湯，一則以爲紂父；[139]而王應麟所據本之子夏傳，則以「帝乙歸妹」爲湯之歸妹。按「帝乙歸妹」一語，易經凡二見，惟檢今本子夏傳，於「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及「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二處並無「湯之歸妹」之說，[140]是今本與王氏所據本有異，固較然甚明。

惟朱氏及提要但緣此孤證以立說，其理據究不免略嫌薄弱，故乾嘉諸儒類皆未從是說，而或以王氏此條，乃韓氏原本之語，故諸家輯本並收之。實則此除上述朱氏所引困學紀聞一條者外，今尙可別求他證以斷之。

今按宋朱震漢上易傳於「泰」六五「帝乙歸妹」下，注云：

子夏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以下與王氏所引者同，今略）」，則帝乙，湯也。……[141]

此與上引王氏困學紀聞所據本正合。考朱震之世，固遠在王應麟之前，[142]其非轉引自王氏書絕無可疑。然則朱氏漢上易傳所據本，與王應麟所據者同爲一本亦從而可知；而王應麟所據本，正中興書目所斥之十卷本僞傳，[143]然則朱氏漢上易傳所引之子夏傳，係出十卷本僞傳亦從可推知。而檢漢上易傳所引之子夏傳文，並與今十一卷本迥

---

138. 翁注困學紀聞頁三二～三三。
139. 按明楊愼升菴經說（函海本）以爲帝乙非湯；今人顧頡剛氏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李鏡池氏周易筮辭考及高亨氏周易古經今注（頁四三～四五）、周易大傳今注（頁一五一）等，並以爲當以紂父之說爲是。
140. 見今本子夏易傳二／頁二及五／頁二四，今不具引。
141. 漢上易傳，通志堂經解本二／頁四。
142. 據姜亮夫氏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朱震之世：一〇七二～一一三八；王應麟則在一二二三～一二九六，已近及元代。
143. 按前揭比卦：「比吉」，集解引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云云，王應麟玉海云：「今本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與中興書目所斥之十卷本僞傳：「今本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者正合，可知其所據者乃十卷本甚明；又王氏漢書藝文志考證，於子夏易傳下云：「今本十卷」，此尤其確證也。

異。此不遑備引，今但舉一二例以明之：如「謙」卦六四：「无不利，撝謙」，朱氏漢上易傳：

> 子夏曰：「撝謙，化謙也，言上下化其謙也」；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揮謙」，是也；謂三撝之，四化之，誤也。[144]

今本子夏易傳則作：

> 謙以在位，不僭不偪，不違其則者也；以之奉五而待於三，奉事得宜，指撝皆從，无不利也。[145]

漢上易傳所引子夏傳，與今本子夏易傳非一，固自甚明。又「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漢上易傳五：

> 子夏傳曰：「血謂四，士刲羊，三而无血」，是則自子夏以來，傳易者以互體言矣。[146]

知十卷本僞傳此以互體說之，然今本子夏易傳此傳則作：

> 柔而居極，歸妹之窮也，復何待乎？无其歸者也。女徒承筐，不見其實也，士求進，安得其偶哉，道之窮而无所利也。[147]

二者解誼迥別，更無可疑。

據上所考，可決今本子夏易傳，與宋時所傳之十卷本僞傳各別，其非一書固確然無可疑者。

惟今傳之十一卷本子夏易傳，前引提要云：「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推其意，蓋以爲此書殆出於王應麟之後。今世學者，大抵皆承用其說，如顧實氏云：

> 若四庫經部易類著錄子夏易傳十一卷，則宋以後人僞作。[148]

吳承仕氏云：

---

144. 漢上易傳二／頁一七。
145. 今本子夏易傳二／頁一〇。
146. 漢上易傳五／頁四七。
147. 今本子夏易傳五／頁二四。
148. 漢書藝文志講疏頁一五。

今世所行子夏傳十一卷者，卽王應麟所引，亦不可見，是又出於宋末以來，不獨非隋志之舊，亦非張弧之僞書矣。[149]

又黃雲眉氏云：

王應麟乃南宋末人，而困學紀聞：「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今本亦無之，則尙安得謂爲張弧之僞本哉？準是以言，劉知幾、司馬貞所議者，固非宋人所見之僞本；今日所見之僞本，又非宋人所見之僞本（惠棟九經古義謂其文淺近，與郭京周易舉正皆宋人僞撰，恐亦非是。）陽羨鵝籠，幻中出幻，豈非可怪！[150]

並其例也。然夷考其實，今本子夏易傳雖爲後儒僞託，然其書宋時旣已行於世，其非宋以後人所爲，則尙可考明也。按宋儒程迥古占法云：

子夏易傳，京房爲之箋，先儒疑非卜商也；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爲之注，鄙淺之甚，亦託云子夏；凡先儒所引子夏傳，此本皆無之。熙寧中，房審權萃訓詁百家，凡稱「子夏」者，乃取後贋本。[151]

按：據前引晁說之言劉知幾所斥本，「書不傳於今」，是唐世所傳之原本子夏傳殘本，宋代已不傳；而據程氏此「取後贋本」之語，知宋時確有兩本僞傳傳行於世。其言「子夏易傳，京房爲之箋」者，洪振宗云：「未詳所據」，[152]實則此乃指十卷本僞傳而言（說詳下）；而所言「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爲之注，鄙淺之甚，亦託云子夏」者，卽所謂之「後贋本」，則指今存之十一卷本子夏易傳，此今尙可考見焉。按程氏云：「房審權萃訓詁百家，凡稱『子夏』者，乃取後贋本」；房氏之書，名周易義海，其原書不傳，惟據宋儒李衡周易義海撮要序云：

易義海，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所編。房謂：「自漢至今，專門學不啻千百家。（中略）今於千百家內，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爲一集。（下略）」衡得是書而讀之，其間尙有意義重疊、文辭冗瑣者，載

149.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頁二七～二八。

150. 古今僞書考補證頁一〇。
按：徐芹庭君謂南宋末人所僞，亦非。

151. 據經義考五／頁三引。

152. 漢書藝文志拾補，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本頁四。

加刪削，而益之以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於觀覽云。[153]

據此，可知房氏之周易義海，乃薈萃別擇前儒解易之「專明人事」者，編纂爲書；[154]而宋紹興中，李衡因病其書複沓煩冗，因加刪削，而益之以程伊川、蘇東坡、朱震三家之說，爲周易義海撮要一書。是則今周易義海撮要中所引之子夏易，乃房氏原書所有；然則房氏義海原書雖亡，惟今尚可藉李氏義海撮要以推考之也。今考撮要所引之子夏說，實皆見於今本，今略以首卷爲例，如「乾」卦象傳：「『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節，撮要引子夏說，云：

> 首者，事之倡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有以誅亂去惡也，應之而已，非其倡也，則天下皆覩，聖人用九之无首也。[155]

今本子夏易傳此節之傳文全文云：

> 陽者，剛德之物也；凡用者皆取象焉，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陽肆而不已則暴，時而後動則治。夫首者，事之倡也，故聖人之治天下也，有以誅亂去惡者也，應之而正，非其倡也，則天下皆覩，聖人之用九之無首也，此天之無私矣，天下之歸矣，吉何往哉。[156]

雖撮要「應之而已」，今本「已」作「正」爲異，此蓋傳寫之譌，餘則僅刪略一二虛字耳。此外，則全同於今本。

又乾文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撮要引子夏之說：

> 聖人在上，君子、小人各得其親而從其類。[157]

又，「或躍在淵，自試也」，下引子夏說云：

> 或躍以進其道，行其德。[158]

又，「飛龍在天，上治也」，下引子夏說云：

---

153. 李衡周易義海撮要序。此下所論引及是書者，並據通志堂經解本。

154. 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周易義海一百卷」條下，謂房氏「撰集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爲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155. 周易義海撮要一／頁六。

156. 今本子夏易傳一／頁二～三。

157. 周易義海撮要一／頁八。

158. 同上一／頁九。

治在一人。[159]

又，「飛龍乃位乎天德」，下引子夏說云：

高明而周也。[160]

此所引子夏之說，莫不見於今本子夏易傳；其他撮要中所存子夏說甚夥，亦皆然，今不備列。[161]

據上所考，則程迥言房氏周易義海所引子夏說，「乃取後贋本」者，正指今本子夏易傳，固確而無可疑者。而房審權之周易義海成於宋熙寧中，「熙寧」爲北宋神宗年號，其書既已引及今本子夏易傳，則今十一卷本子夏易傳當成於宋神宗朝以前，抑亦可知也。[162]然則提要以來，學者相沿以今本爲出宋以後人所僞，其謬亦可明矣。

程迥謂：房氏周易義海中所引子夏傳，「乃取後贋本」，當卽今傳之十一卷本，已如上述；而其同時又別有一「京房爲之箋」之本，今擬就此更加考證焉。按宋儒趙汝楳云：

易家有子夏傳，先儒多引以斷疑，雖於其書，不於其人，然亦不容不辨。蓋由隋志以爲卜商，故後人承而弗察，信之者以爲京房爲之箋，疑之者以爲近世人以王弼本冒爲之傳。世有兩書，今觀諸儒所用二書中語，皆不類洙泗氣象。[163]

審其「世有兩書，今觀諸儒所用二書中語」云云，則宋時的有兩僞傳，此尤其確證也。而繹程迥：「子夏易傳，京房爲之箋」、趙汝楳「信之者，以爲京房爲之箋」之

159. 同上註。

160. 同上註。

161. 按：凡義海撮要所引，其旁注「子」小字者，此乃子夏傳之省稱，此亦並見於今本。

162. 按：黃奭輯子夏易傳附錄云：

學易記：「訟」引「兩其情則上剛而下險，兼其衆則心險而行健，能無訟乎」，又「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引「言語者，禍福之機；飲食者，康疾之由」；古周易訂詁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引「得位有應，賁而成文，故潔其儀，白其馬，欲翰如而速往也」；周易象旨決錄：「大畜」（初九）「有厲，利已」，引「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又「鼎」（彖傳）：「巽而耳目聰明」，引「中虛爲耳」；又九三：「鼎有耳」，引「次實腹也」；又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引「太極不用」。以上所引，俱見通志堂所刻子夏易傳。

森按：除黃氏此所引及者外，他如羅苹路史注所引子夏易說，亦同今本。惟上文既已考知今本子夏易傳當成於宋神宗熙寧以前，則其後羣籍有引及之者，固無論矣。

163. 經義考五／頁三引。

語，則其別一本子夏易傳，殆比附京房之說而僞爲之也。蓋因是本僞傳其說頗與京房之易相應，因之，雖程迴、趙汝楳於是書不無疑辭，然世儒則頗崇信之，如朱震卽其例也，其漢上易傳頗稱引是書以斷疑；抑如上揭困學紀聞、漢上易傳引「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下卽引京房載「湯嫁妹之辭」云云；又如上引「謙」六四：「无不利，撝謙」一條，漢上易傳引子夏傳之後，卽承之以京房「上下皆通曰揮謙」之說；又漢上易卦圖下卷「復七日來復圖」云：

> 子夏曰：「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日，其物陽也。」京房曰：「六爻反復之稱」。[164]

凡此，並以京房之說承子夏傳之後，以申厥旨。蓋是本僞傳與京房之義尤多相應，故世有「京房爲之箋」之說。朱震漢上易叢說謂：「孟喜、京房之學，其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165]實則此正如張惠言所言者，此自「爲傳者取于孟、京，非孟、京取於此傳」。[166]如上文所考者，朱震漢上易所據者，乃十卷本僞傳，更據此所論，可知此十卷本實多取京房等之易說以僞之也。

更考經義考卷二十一據尤氏遂初堂書目載宋張弼著有卜子夏易傳解一書；[167]其書久佚，其詳固不可得而聞，然據林至之言，云：

> 近世張弼專用（互體）以解易，其說曰：「大傳：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此正論互體」。[168]

可知其易學專以互體作解。而上引朱震漢上易傳於「歸妹」上六「士刲羊无血」下，稱：

> 子夏傳曰：「血謂四，士刲羊，三而無血」，是則自子夏以來傳易者以互體言矣。

是知朱震所據之十卷本僞傳，蓋頗以互體爲說，與今傳十一卷本之專言人事者，其旨

---

164. 漢上易卦圖卷下，通志堂經解本頁一二及頁一九兩引之。
165. 漢上易叢說，通志堂經解本頁二八。
166. 易義別錄，經解一二四七／頁一。
167. 經義考二一／頁九。
168. 張弼別著有葆光易解（宋志作「易解義」）十卷；林至之說，見經義考此書條下所引（二一／頁八）；此雖非就其卜子夏易傳解而言，然藉此略可推知弼易學之特性也。

趣固異。張弼之易學，既專以互體解易，則其卜子夏易傳解殆卽本諸十卷本僞傳而加以申說者，亦從可推知也。

又宋志著錄洪興祖易古經考異釋疑，[169]其書雖亦早已亡佚，然據王應麟困學紀聞云：

>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迴、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爲考異釋疑。[170]

可知洪氏之書乃據唐僧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而附呂大防、晁說之、王洙、呂祖謙、周燔、程迴、吳仁傑七家之說於其下。據此，是唐僧一行嘗纂子夏傳甚明。今按：宋史藝文志易類著錄沙門一行傳十二卷，[171]經義考卷十五釋一行易傳十二卷條下，云：「佚；今惟大演周易本義一卷存」；[172]惟一行「易傳」，困學紀聞引「朱新仲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云云，[173]則其書名「易纂」；另據上引朱震漢上易叢說云：「孟喜、京房之學，其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是其書乃纂集前儒易說而成。然則其書名恐以「易纂」爲正，[174]今姑仍舊稱；至其所纂之子夏傳，史志不載，蓋卽其易傳中纂有子夏傳也。考宋國史志著錄子夏易傳十卷，云：

> 子夏易傳，假託。眞子夏傳，一行所論定，然殘闕。[175]

據此文，知一行曾論定唐時所行之子夏傳爲眞本。案：一行之時世與劉知幾、司馬貞同。此或一行嘗就劉氏等之所疑者提出反論，而以此書出卜子夏也。如上文所旣論者，其時子夏易傳業已殘闕，故一行所纂者亦殘闕不完。而國史志之直斥十卷本子夏

169. 宋史卷二〇二／頁五〇三九。
170. 翁注困學紀聞一／頁四七；又王氏玉海三十六續書目亦云：「洪興祖謂漢以來諸儒，各有師承；唐陸德明著音義，兼存別本。諸儒各以所見去取，今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而以諸書附著其下，爲易古經考異釋疑一卷」。
171. 宋史頁五〇三五。
172. 經義考一五／頁八。
173. 翁注困學紀聞一／頁四六。
174.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嘗就晁以道等所引者，輯得易纂一卷，惟大抵皆異文碎義耳。
175. 據經義考五／頁二引。

傳爲假託者，當卽據一行所纂者以斷之也。洪興祖亦據一行所纂者爲正，因以「古子夏傳」爲稱，取別於當時所行之二僞傳。

抑一行易傳，如上文所述者，其書纂有子夏傳及京房、孟喜之易說，而宋十卷本僞子夏傳，亦往往依附孟、京之義，故朱震因有「孟喜、京房之學，其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之說。然則宋之十卷本僞傳，疑卽緣一行之易傳改造附益而成也；如前所述者，一行之時，原本子夏傳殘本尙在，而十卷本因據一行易傳僞爲之，故其本校以陸、孔所引，間有合者，此由中興書目言「今乃十卷，考陸德明音義所引，與今本間有合者」之語，可以知之。此外，由漢上易傳所據之十卷本，覈以釋文所引，亦可取徵，如「晉」九四：「晉如鼫鼠」，釋文：

鼫音石，子夏傳作「碩鼠」。[176]

而漢上易傳云：

鼫鼠，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177]

又如「明夷」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釋文云：

用拯，子夏傳作「抍」，字林云：「抍，上舉，音承」。[178]

漢上易傳亦云：

拯，子夏傳、說文、字林作「抍」，音升，一音承，上舉也。[179]

二者悉合。更據前引中興書目言「『束帛戔戔』，（釋文）作『殘殘』，又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今本並無此文」，是十卷本非據釋文所引者而僞爲之，亦自甚明。

由於十卷本僞傳，一行易傳及洪興祖易古經考異釋疑並久已亡佚，今參覈旁推，略可推知十卷本僞傳，蓋卽依一行所纂之子夏傳增益改造也。復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子夏易傳十卷」條下云：「隋、唐時止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且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180]知此十卷本篇第亦同王弼本。

176. 經典釋文二／頁一四。
177. 漢上易傳四／頁一五。
178. 經典釋文二／頁一五。
179. 漢上易傳四／頁一八。
180. 直齋書錄解題，商務排印本頁四。

此本明時疑已不傳。明儒胡應麟四部正譌云：「子夏易載通考者，今亦不傳」。[181]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七五載「子夏易傳十卷」；[182]胡氏所言者，當係此十卷本。據其說，可知是本其時業已無傳。姚際恒乃云：「今崑山徐氏新刊有之，胡蓋未見云」，[183]實則姚氏所言者，卽徐乾學爲納蘭容若刊刻通志堂經解所收之十一卷本，與胡應麟所指之十卷本二者非一，此姚氏自失考耳。[184]

除上述十卷本僞傳及今本僞子夏傳二本而外，崇文總目卜筮類又著錄：

周易子夏十八章三卷。[185]

朱彝尊經義考云：

按紹興闕書目亦有之；五行家言，託名子夏，尤不倫矣。[186]

知此本乃本五行家說以解易也。按宋孫坦云：

世有子夏易傳，以爲親得孔子之蘊；觀其辭略而不粹，間或取左氏春秋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夫子則曰縣官。[187]

其所斥之子夏易傳，疑卽指今本僞傳而言；[188]而「晚又得十八占，稱夫子則曰縣官」者，蓋卽此周易子夏十八章。合朱、孫二氏之語繹之，則是書蓋設十八占，每占自爲一章，而以五行家言加以敷說也。

另崇文總目又著錄：

周易子夏占林一卷。[189]

其詳已無可考，蓋亦占筮家說而託名子夏也。

---

181. 四部正譌，開明書店辨僞叢刊本頁五。
182. 文獻通考，商務萬有文庫十通本頁一五一六。
183. 古今僞書考，開明書店辨僞叢刊本頁三。
184. 案黃雲眉氏古今僞書考補證於此並未加辨正，張心澂氏僞書通考則誤沿姚氏之說。
185. 崇文總目，清錢東垣輯釋，商務排印本頁二三二。
186. 經義考五／頁四。
187. 同上五／頁二引。
188. 按朱氏經義考亦斥今本：「書中引周禮、春秋傳，其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189. 同註一八五。森按：玉海引崇文總目作「子夏林占」，蓋誤倒。宋志五行家類亦載之，題「周易子夏占一卷」。經義考此書失載。

綜上所考，可知子夏易前後凡有數本。其原本乃出漢儒韓嬰，惟唐人相傳其爲孔門卜子夏所撰，劉知幾、司馬貞等未加深考，誤沿俗說，因奏議其係後人所依託，而世遂以僞書目之，其書亦寖而湮失，實則此本卽漢志所著錄之「易傳韓氏二篇」，前儒之斥以爲僞者，實由誤認撰人所致。此爲一本也。宋代則出現兩本子夏易僞傳，其一則中興書目等所著錄之十卷本，漢上易傳、困學紀聞所引者是也，是本疑係依一行易傳所纂之原本子夏傳殘篇加以增益改造者；另本僞傳，卽今傳之十一卷本子夏易傳，此本近世學者並以爲宋後人所僞，實則北宋熙寧中房審權纂周易義海已引及之，知其當成於北宋神宗朝以前。此外，又有周易子夏十八章、周易子夏占林二書，則五行占筮家所依託，此雖非易傳之屬，然亦皆冒子夏之名。王應麟曾慨嘆「經說多依託，易爲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190]他如清儒惠棟亦以爲郭京周易舉正亦宋人所僞，[191]並其比也。蓋歷來相傳諸經皆由卜子夏所傳，宋代迭有僞造依託子夏易者，固無足怪也。而宋代辨僞之風甚盛，此與宋人之好僞書實正相表裏。

七、清世以來諸家輯本之得失

韓嬰原本子夏易傳久已亡佚，清世以來諸家迭有輯本，羅振玉經義考校記云：「王謨、孫馮翼、張澍、孫堂、馬國翰、黃奭均有輯本」；[192]除羅氏所述諸家外，另張惠言易義別錄亦有輯本，[193]又吳騫有子夏易傳釋存（或題「義疏」），[194]今未見；此外，徐芹庭君兩漢十六家易注闡微亦有蒐輯，間加敷說。

惟此諸輯本，間有譌誤，如張惠言易義別錄於「乾」卦上九「亢龍有悔」下，收「傳云：亢，極也」一條，云出集解，[195]然檢周易集解，此爻下但引王肅、干寶之說，並無子夏傳，此實出於陸德明音義，[196]張氏蓋誤記耳；又諸家所輯，互有詳略，

190. 翁注困學紀聞頁四八。
191. 九經古義，皇清經解三六〇／頁一〇～一二。
192. 經義考校記，廣文書局景本頁一。森按：王謨漢魏遺書鈔未輯子夏傳，羅氏謂王謨有輯本，非。
193. 見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四十七。
194. 參註二十六、二十七。
195. 同註一九三頁二。
196. 經典釋文二／頁一。

原書具在，今於此並置之不論。

諸家輯本共同之缺失，主要卽在於眞僞雜陳，無所甄別。諸家似多未覺子夏易傳僞本實非止今本而已，故凡宋人以下所引子夏傳之異於今傳十一卷本者，輒爭錄之，而與釋文、正義、集解所引之韓嬰原本同列並論，以競侈其富。張惠言別錄云：

> 晁以道云：「二卷之書不傳」；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朱子發（震）見之者，其復出於晁後邪。[197]

實則朱震與晁說之時世近同，[198]二卷本之韓氏易傳原書，唐後已亡，宋人亦絕未有言此二卷本更復出者，朱震所引者，其爲僞本，要無可疑。而如上節所既論者，朱震漢上易傳所引，乃宋時所行之十卷本僞傳，與陸、孔等所見者非一；十卷本雖有採自一行易傳所纂韓氏原書之殘篇者，然度其數蓋亦僅耳。而晁氏既明言唐時之二卷本已不傳，且指實其時所行之十卷本爲唐張弧之易，而其所引之子夏傳亦復與今十一卷本僞傳異，[199]然則其所引子夏傳有出於陸、孔、集解之外者，當採自一行所纂。宋李燾論其錄古周易一書，嘗謂：

> 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音義，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聲隅輩論，亦時採掇。[200]

卽其證也。晁氏錄古周易不采其時傳行之本，而上采一行所纂錄之舊本殘篇，其書差可信據（馬國翰有輯本，然所見存者，皆僅是個別之異文耳），此與上述洪興祖易古經考異釋疑，並專尙古易者，自是個別之特例。推是以言之，則宋、元人所引子夏傳，其不見於釋文、正義、集解所引，雖與今本違異，然其不必卽果爲韓嬰原本所有，理固甚明。今檢諸家輯本，除孫馮翼所輯者外，[201]其餘諸家，於漢上易傳以下諸書所引子夏傳之與今本異者，並兼收不遺。而孫氏輯本，不取漢上易傳所引者，其謹

197. 同註一九三頁一。

198. 據姜亮夫氏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晁說之（以道）生於宋仁宗嘉祐四年，高宗建炎三年卒（一〇五九～一一二九）；朱震（子發）生於宋神宗熙寧五年，高宗紹興八年卒（一〇七二～一一三八）。

199. 如「小畜」上九爻辭，王弼本作：「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今本僞子夏傳全同王本；然晁氏云：「德，子夏傳作得，京、虞翻同」，又：「幾，子夏傳、京、劉、一行作近」，卽其例也。

200. 經義考二〇／頁七引。

201. 孫氏所輯子夏易傳一卷，有嘉慶十二年刊問經堂叢書本。

嚴固非其他諸家所可及；[202] 然其於困學紀聞所引：「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一條，則仍收之，[203]是亦不知困學紀聞所據本，正與朱震漢上易傳所據者，同爲十卷本僞傳。

馬國翰輯本，乃據張澍所輯而附益者，[204]故於張氏之誤亦並仍之，如張氏於繫辭下篇「上古結繩而治」下，採羅苹路史注引子夏傳曰：「上古官職未設，人自爲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爲」一條，[205]馬氏因之；[206]然檢今十一卷本僞傳，此作：「上古官職未設，人自爲治，記其命而已，可以結繩也」，[207]二文近同；今本僞傳，宋熙寧間已傳行於世，羅氏所據者，當係十一卷本僞傳，惟今本有敓文耳；故諸家並知其非古而摒之，乃徐芹庭君卻仍沿其誤。[208]

又馬氏以子夏傳當出卜子夏，然又謂：「劉向以爲韓嬰作，荀勗以爲丁寬作，（中略）必其說與子夏同，漢、晉人及見丁、韓諸傳，故有是論，非後人懸揣之比」，[209]因將所輯同一「子夏傳」，既以爲卜商書二卷，同時又充爲丁寬周易丁氏傳二卷、韓嬰周易韓氏傳二卷。此尤誣妄也，故柯劭忞譏其「疊牀架屋，徒充卷帙」，[210]洵不誣也。

其次，韓嬰之韓詩內外傳與其韓氏易傳，本各自爲書，漢志載之甚明；馬國翰則云：

> 史稱韓氏易深，必有發揮奧旨，羽翼微言者，惜莫可徵見，第從韓詩外傳得其說易凡六節，（中略）雖非本書，足補殘缺。[211]

---

202. 按孫氏輯本署「孫馮翼撰，臧庸述」，然考阮元臧拜經（庸）別傳云：「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爲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先生臧在東先生年譜謂孫書實臧氏所撰（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册頁二四八），其說蓋是。
203. 同註二〇一頁二。
204. 馬國翰輯周易子夏傳序末云：「武威張太史澍輯此篇，刻入張氏叢書，今據校錄，分爲二卷，仍隋唐志之舊目也」。
205. 張澍輯子夏易傳，道光元年刋張氏二酉堂叢書本頁一三。
206. 馬氏輯周易子夏傳二／頁六。
207. 通志堂經解本八／頁七。
208. 兩漢十六家易注闕微頁一〇五。
209. 馬氏周易子夏傳序。
210.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頁二。
211. 馬氏輯周易韓氏傳序。按：洪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亦云：「韓詩外傳間有引易文者，亦韓氏易也」。

故馬氏因於所輯周易韓氏傳中，更益以外傳之述及易者六節，[212] 此似近理，然細繹之，則頗有可商者。考外傳卷三「周公踐天子之位」一節，記：

> 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中略）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中略）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措，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戒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213]

馬氏、胡薇元、徐芹庭君並採此節以入所輯本，以爲韓嬰之易說；然夷考之，此文固出於韓詩外傳，然其中所述之易說，是否卽爲韓氏易，則頗可疑。今按韓詩外傳八載：

>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下略）」孔子曰：「（上略）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中略）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214]

二文大同小異，而一則以爲周公之語，一以爲孔子之語。使此二文果爲韓嬰易說，何其前後歧互以自相牴牾？是知此固韓嬰纂錄當時流傳之逸話而不避其異辭也。[215]更考說苑敬愼篇亦記此：

---

212. 按胡薇元漢易十三家（民國九年玉津閣叢書本）輯周易韓嬰傳、徐芹庭君前揭書並從之。
213. 蘇州鏽潤齋景袁綬階藏元刻本三／頁一五。
214. 同上八／頁一三～一四。
215. 關於韓詩外傳之性質，別有「韓詩外傳之性質檢討」一文詳之。此不細論。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中略）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中略）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216]

此與外傳三所載者同，惟文字微異耳。說苑舊以爲劉向所作，實則此書乃劉向纂錄舊文而成者。[217]今觀說苑此文所述之易說，與外傳全同，可知此乃原逸話所有，不必卽韓嬰一家之易說也。

又北堂書鈔一三七引韓詩外傳佚文：

孔子使子貢，爲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者遇鼎，言皆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無足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森按：孔廣陶校本云：「案陳本『爲其』句，作『適齊久而未回』；無『言皆』二字」）[218]

徐君輯本，亦採及此文；[219]然考宋薛據孔子集語顏叔子篇引呂氏春秋佚文云：

孔子俟子貢，久而不至，謂弟子占之，遇鼎，皆曰：「折足，賜不來」，顏淵掩口而笑，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哂謂賜來也。無足，乘舟而至」，子貢朝至。[220]

---

216. 說苑，漢魏叢書本一〇／頁一。
217. 參羅根澤氏「新序、說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收入氏著諸子考索，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頁五四〇～五四二）及余嘉錫氏四庫提要辨證。
218. 北堂書鈔，孔廣陶校注，光緒重刋本一三七／頁一一。
219. 兩漢十六家易注闕徵頁一〇二。
220. 孔子集語，明嘉靖間刋四明范氏二十種奇書本二／頁四。
森按：此本「子曰回也」下，原無「何哂乎曰回」五字，文意不足，今據書鈔所引韓詩外傳文校補。

二文相類；[221]雖傳聞微有異辭，而呂氏春秋之成書固遠在韓詩外傳前，是則外傳此文所記孔門占卦遇鼎事，蓋當時傳行之逸話乃爾，自不得逕以此爲韓嬰之易學固甚明也。推是以言之，外傳所載之逸話，蓋多韓氏纂論所聞耳，故其所載之逸話，每多與秦漢載籍如荀子、呂氏春秋、說苑、新序等書近同。然則，其書雖間或引及易文，然此自不必卽爲韓嬰之易說，其理抑亦甚明。更況易傳乃訓詁之書，而韓詩外傳則雜說之體，二書性質各異，不必強爲牽合混同。

惟馬國翰雖由外傳錄其言易者六事以入所輯之韓氏易，然尙知其「非本書」；乃徐芹庭君則變本加厲，馬鹿不別，如昭明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云：「天垂其象，地曜其文」，李善注：「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222]徐君二引之，以爲卽子夏傳之繫辭注；[223]又「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釋文出「爾靡」，云：「韓詩曰：共也」，[224]徐君亦兩引之，以爲「中孚」及「繫辭」子夏傳，[225]卽其例也。是徐君全泯韓詩傳及子夏易傳二書之界域；實則陸氏於「中孚」不引子夏傳，而旁引韓詩，正見子夏傳初無此注。其尤甚者，則徐君文中論「子夏易傳之特點與價值」，更由外傳以推斷子夏易傳之特性，乃在於「歸本於人

---

221. 按太平御覽七百二十八、藝文類聚七十一並引衝波傳，亦載此事，惟文字有一二微異耳。
又按：孫星衍孔子集語據類聚，而云：
薛據集語引呂氏春秋亦載此事，今本無之，薛蓋誤。（平津館原刋本一四／頁七）
蔣維喬氏、楊寬氏等合撰之呂氏春秋彙校（臺北鼎文書局景本）、趙善詒氏韓詩外傳佚文考（一九三六年，刋制言半月刋第二十四期頁一～一九）等，亦皆以薛氏所引者當爲外傳之佚文，而集語誤爲呂氏春秋也。森按：此說不然。今覈二文，其文字實有別，外傳佚文，以爲孔子占之，且以斷子貢將不至者爲孔子語；呂覽佚文則以爲孔子使弟子占，且以「斷足，賜不來」之語，爲弟子之語。是二文所述，顯然不一，自不得以其事相類而遂以爲一書之文也。且韓詩外傳與呂氏春秋所載其事類近同者，固往往而有，如外傳卷二崔杼盟大夫章，又見於呂氏春秋知分篇；同卷石奢縱父章，亦見於呂氏春秋高義篇；子賤治單父章，亦見於呂氏春秋察賢篇；外傳卷三，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章，又見於呂氏春秋制樂篇。其例甚多，不遑備舉。蓋薛據宋人，其所引呂氏春秋文，每有今本所佚者，如集語顏叔子篇首章引呂氏春秋文：「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云云，今本呂氏春秋亦無其文；而後漢書崔駰傳注引韓詩外傳佚文：「魯有男子獨處」云云，其事亦同，惟不出其名耳。可知二書所載之逸話，每多事類近同者；然則此處所論之「孔子俟子貢」一節，當是二書並載之，惟各記所聞，其事微異耳。

222. 文選，石門書局景宋尤袤刻本二〇／頁一九。

223. 徐君前揭書頁一〇四、一〇五。

224. 經典釋文二／頁二四。按：此條張澍輯本亦收之（頁一二）；馬氏輯周易子夏傳云：「案今本釋文無此條，張太史澍集本引釋文，姑仍之」，馬氏蓋失檢耳。

225. 徐君前揭書頁一〇三、一〇五。

事，以孚修己治人之應用」、「旁徵於詩經，以發易義之精微」、「證驗於史事，以闡易學之奧旨」，[226]甚妄誕孰甚。

又漢書蓋寬饒傳載：

> 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227]

馬氏採此文「五帝官天下」以下八句，入所輯周易韓氏傳，云：

> 漢書蓋寬饒傳引韓氏易傳，不知於易句何屬；玩其語義，似（繫辭）「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二句傳文。[228]

徐君從之。然味漢書之文，其云「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云云」，不作「韓氏易傳曰：五帝官天下」云云，明「五帝官天下」數語，殆蓋寬饒據韓氏易義敷說之奏文，非易傳本文也，故下文卽承之云：「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又考御覽一四六引韓詩外傳云：

>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229]

是則韓詩外傳亦有其說；又按說苑至公篇：

> 秦始皇帝旣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嘆，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230]

鮑白令之語亦與漢書之文相類。今不知說苑此文所述者是否果爲史實，若然，則此「官天下」、「家天下」之說，更在韓嬰之前。

---

226. 同上註頁八八。
227. 漢書頁三二四七。
228. 周易韓氏傳二／頁六。
229. 太平御覽，大化書局景日本金澤文庫藏宋蜀本一四六／頁四。按：初學記一〇亦引此文。
230. 說苑一四／頁三～四。

惟考孔穎達周易正義序緒論八「論誰加『經』字」，云：

但子夏傳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231]

漢志亦記「韓氏二篇」，是子夏傳惟解經上、下二篇耳，無繫辭，故釋文、正義、集解所引子夏傳，亦不見有解繫辭者；據此，則馬氏以漢書蓋寬饒傳：「五帝官天下」八句，爲出子夏傳繫辭下之傳語，殆有未然。[232]

綜上所述，今比覈諸家所輯，要以孫氏輯本爲最矜愼；而以馬國翰所輯爲最浮濫。徐芹庭君所集者最後出，可謂集諸家之誤謬於一書，其自所增益者，則無一是處，其誣妄又遠過於馬本。今聊記所見如此，後之治斯學者，當知有所別擇焉。

八、結　語

子夏易傳一書之作者，自來異說別出，紛拏甚矣。惟據七略佚文「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漢興，韓嬰傳」之語，知劉歆以此書爲漢韓嬰傳。漢書劉歆傳言「歆及向始皆治易」，又歆兄伋亦「以易教授」，[323]知向、歆父子原皆明習於易。以西漢人言西漢事，自較後師傳疑承譌之說爲可信。此與漢志所著錄之「易傳韓氏」實同爲一書。然則，其佚文之尚可考見者，實今見存漢世諸家易傳之最早者。特以是書漢代傳行已微。晉世以降，其撰人已不可確；唐時更被目爲僞書，宋代乃復有二僞傳並出。展轉葛藤，理董爲難。後世輯佚諸家因失於別擇，致純駁並陳。凡此諸端，今各加爬梳。後之治易學史者，其或不棄乎。

一九八四、十一、十八

◎本文爲本人接受國科會七十三年度研究補助費研究成果之一。
◎本文撰成後，曾蒙王叔岷教授、龍宇純教授二師惠閱一過，各有教益。發表前，復於本所本年度第九次討論會中提出報告，黃彰健先生、周法高先生、丁邦新先生、張以仁先生諸師長，亦各有指正，今並斟酌補註。謹附記於此，敬表謝忱。

231. 周易正義序頁一二。

232. 徐芹庭君所輯，凡繫辭上七條、繫辭下四條，又有雜卦一條。除沿馬氏等之誤者外，餘並徐君所向壁虛造，今不具論。

233. 漢書卷三十六／頁一九六六～一九六七。